

# 三葉

葉

至  
葉

善  
至  
葉

美  
至

誠



行印者主光上

葉 三

誠 至 葉 美 至 葉 善 至 葉

行 印 香 堂 文 上

# 三 葉

版權所有 \* 不准翻印

定價國幣七元整

著者 葉至善等

發行人 陸夢生

發行所 文志書局

總店：上海河南路三二八號  
分店：重慶中山一路二一八號

分發行所 聯營書店

漢口 重慶 成都

民國三十八年一月初版(滬)

總 1044-45

(198P.) 1000

## 朱序

這是葉氏男女兄弟三人的第二個集子。第一集「花夢」裏雜文多，這一集裏小說多；但是這些小說似乎還是以紀實爲主。這種寫實的態度是他們寫作的根本態度，也是他們老人家聖陶兄寫作的根本態度。聖陶兄自然給了他們很大的影響，可是他們也在反映這個寫實的理智的時代。他們相當的客觀和冷靜，多一半是時代的表現。

聖陶兄是我的老朋友。我佩服他和夫人能夠讓至善兄弟三人長成在愛的氛圍裏，卻不沈溺在愛的氛圍裏。他們不但看見自己一家，還看見別的種種人；所以雖然年輕，已經多少認識了社會的大處和人生的深處。而又沒有那玩世不恭，滿不在乎的習氣。言爲心聲，他們的作品使透露着這些。他們的寫實並不是無情的，儘有憂憤蘊藏在那平淡裏。不過究竟年輕，筆端雖然時而觸着人生的深處，到了一本正

經發議論，就好像還欠點兒火候。

至善是學科學的，他的寫作細密而明確，可見他的訓練的切實。「花夢」中「成都盆地的溪溝」和「腳划船」兩篇，讀起來娓娓有味。本集裏「某種人物」和「雅安山水人物」從大自然鑽進社會裏，見出人格的發展，難得的還是那麼細密而明確，「雅安山水人物」裏「背子」的描寫便是適當的例子。至誠雖是個小弟弟，又是個「書朋友」，他的觀察力和記憶力却駸駸乎與大哥異曲同工。「 $\square \times$ 魚」和「成都農家的春天」，尤其是後者，真乃頭頭是道，歷歷如畫。他對於人生的體會也有深到處，如「花夢」裏「宣傳」篇所暗示的，意味便很長。

但更可注意的也許是他那篇擬索洛延的小說，「看戲」。索洛延本以「孩子話」著名，還帶着幾分孩子氣的至誠，擬來自然容易像些。可是難在有「我」。這裏有他的父親和母親，有中國這個時代，有他自己的健康的頑皮和機智，便不是亦步亦趨的擬作了。這兄弟三人由雜文向小說進展，倒是一條平正通達的路。前些年的小品散文偏重抒情和冷諷，跟小說也許隔得遠些。現在的雜文偏重在報告和批

評，範圍寬了，跟小說也就近了。打穩了雜文的底子再來寫小說，正是循序漸進的大路。兄弟三人似乎都在向這方面努力，而至美的努力最大。

種種小說固然巧妙不同，但是鑄造性格鑄造人物似乎是基本工作，就像學畫的必得從木炭畫下手。至美已經看到這一着。她寫「門房老陳」和「江大娘」，已經能夠教他們凸起在紙上。她能够捉摸着他們單純的特性，重複而有變化的烘托着，教讀者愛上這些人物。這些人物的世界好像跟讀者隔得那麼遠，可是又靠得這麼近似的。這就是至美的努力了。

我初次看見這兄弟三人的時候，他們還都是些孩子。記得還和他們在聖陶兄的亭子間的書房裏合照過一張相來。這張照相該還在那兒箱底下存着罷。現在看見他們長大成人，努力發展，找到了自己的路，難能可貴的是不同而同的路，我真高興。我是樂於給他們的聯珠續集寫這篇序的。

朱自清，三十三年九月，成都客中。

## 自序

「花蓼」輯成的時候，我們就有個願望，把以後的習作，按着年份，每年選輯成一個集子，作為我們練習寫作的紀程碑，一方面也藉此鼓勵自己。誰知道事實並沒有所想的那麼如意。我們的文字愈寫愈少了，寫成的又很難教自己滿意。因此，直到滿了兩年才選成這個集子。

這兩年來，我們覺得文字愈寫愈難了。動筆之前，煞費心思，總想把他寫得好些，這也就是寫得少的緣故。父親說，想寫得好些，正是我們進步的動力，時常不滿意自己所寫的，也證明我們確實有些兒進步了。我們真個有些兒進步了嗎？父親的話也許是爲了疼愛我們，才給我們這個鼓勵。可是，儘管我們這樣的惶恐，這些文字總是我們花了一番心力的成績，因此仍舊選輯成這個集子。正像我們手摘的花草，總捨不得隨手拋棄，不免揀出幾枝來，插成一瓶，並且希望旁人看一眼我們這

一瓶野花。

懷着這樣的心理，我們就把這個集子的原稿先請朱佩弦先生看一遍，却博得朱先生着實稱讚了一番。我們很知道，朱先生的稱讚，和他在我們父母親面前讚嘆我們的長成，是同樣的意味。而我們也正和聽到他當着父母親的面稱讚我們，有同樣的高興。

這個集子叫做「三葉」，表明是姓葉的兄弟三個的集子，並沒有其他的意義。

三十四年元旦，葉至善。



## 目次

朱序	一
自序	一
餵蠶兒	一
集體創作	八
史先生	二〇
某種人物	三三
雅安山水人物	四二
(以上五篇至善作)	
江大娘	四八
門房老陳	六八
大衣	八一

默想·····	八八
母與子·····	九四
在郵局裏·····	一〇五
「別是一般滋味在心頭」·····	一〇九
拿到了第一次薪水·····	一一九
（以上八篇至美作）	
看戲·····	一二九
看書買書·····	一四二
英雄氣概·····	一四九
仁又魚·····	一五九
成都農家的春天·····	一六七
拉路車的·····	一七八

（以上六篇至誠作）

## 餵蠶兒

當小學生的時候，差不多每年春天都餵蠶兒。蠶兒是從校門口一個賣糖的小老頭兒的擔子上買來的，價錢可不便宜，一眠才過的每條賣一個銅子兒，到大眠過後，就漲到六個銅子兒。——那個時候花六個銅子兒足夠買一條錫紙包的雪茄形的咖啡糖了；雖說如此，只要蠶兒一上市，小老頭兒的糖幾乎一點也賣不掉了，八百多個同學全把買糖的錢花在蠶兒身上。我買的是價錢便宜的一種，便是這一種，我也得陸續地買上一個星期才湊足三四十條。我跟同學們一樣，把蠶兒放在大的香煙盒子裏，盒蓋上用小刀戳了無數小孔，生怕蠶兒悶死。盒子是一刻不離身邊了，上課的時候放在拾板底下，一下課就捧出來，跟同學們比誰的蠶兒長得大些，肥些。

那小老頭兒在賣蠶的日子帶賣桑葉。每天早晨，他背了飽鼓鼓的一大麻袋來。他那模樣兒，我後來念到「李迫大夢」的時候，就在我腦際形成李迫的輪廓。同學

們一見他來了，也就像那些奇異的小矮人，立刻把他包圍住，全都舉起小手爭着把銅子兒往他手掌裏塞。他嘴裏模糊地嚷些什麼，同時一手接錢，一手把連枝帶葉的桑條分給同學們。桑葉從麻袋裏抽出來已經揉皺了，我們在枝條上一片片地摘下來，攤平了，用手掌心仔細抹乾淨，然後裏在着了潮的手帕裏。抹到最後一片，就把他輕輕地蓋在蠶兒身上。一片吃得只剩幾條葉脈了，才又蓋上第二片。每天花兩個銅子兒只能買十餘片，我們不得不這麼儉省。

三  
葉

到蠶兒大眠過後，桑葉的供應就起了恐慌。小老頭兒還是背了一大麻袋桑葉來，一到校門口，同學們立時密密匝匝地將他包圍住，擠得他腳也站不穩，頃刻之間把一袋桑葉搶個精光。那些落後了的，只好把準備買桑葉的錢買了糖吃完事。我記不清那時候的糖含在嘴裏是什麼滋味，眼看盒子裏的蠶兒餓得轟起了頭在空中繞圈子，什麼也不在心上了。有些日子儂倖搶到了桑葉，也並不見得就能寬心。上課時候聽着枱板底下蠶兒「沙沙」地吃桑葉，心頭固然高興，可是下了課打開盒子一看，賸下的又只是幾條葉脈了，趕忙給添上，而裹在濕手帕裏的桑葉又只賸得幾片

了，這怎不教人發愁？乾着急無補於事，得設法去找桑葉才對，於是每天功課完畢，同學們就三五成羣的四處去找桑葉。

在上海，市區內是找不到桑樹的，大路兩旁種的全是洋槐和法國梧桐，私人花園，大半小得可憐，哪兒有餘地栽那既不能遮陰又無可觀賞的桑樹？因此，要找就得下鄉去，無論多麼遠，只要聽說哪兒有桑樹，我們非趕去不可。有一回我找到了一棵兩尺來高的小桑樹，一心想掘回家來栽種。我怕傷了他的根，先用刀尖在他周圍的地上畫了個不能再小的圈兒，然後依着圈兒挖。我的工具只是一柄很短的童軍刀，圈兒又似乎畫得大了些，直挖到天黑，還是一點兒影響都沒有，只得依依不捨地蹣跚回家去。到了家裏，我倒慶幸沒有把那小桑樹掘回來了，要在家裏的「水門汀」「天井」裏栽桑樹，不是神話嗎？又記得那時候我特別厭惡穀樹，因為他很像桑樹，葉子可不能餵蠶兒。

雖然每年餵蠶兒都爲了桑葉煞費心機，可也從來沒有把蠶兒餓壞過。每條蠶兒都能結成堅實的繭子。繭子結成後，我總捨不得用火來烤，只有一回用開水泡了，

將絲捲在鉛筆上。開水沖在繭子上的時候，我很難過，好像自己被困在繭子裏似的，又似乎看到繭子裏的蛹在無可奈何的扭動，掙扎。從此以後，我再不幹第二回丁。

繭子裏的蛹既不忍殺死，隔不上幾天，蛾兒就鑽出來了。蛾兒是多麼惹人愛憐的小生物啊！兩片瘦削的翅膀遮掩着純白的身體，纖小而玲瓏的腿一對對的站得那麼整齊，頭低着，顯得那麼穩重自持，兩顆黑得像炭一樣的眼珠沈靜而深湛。尤其是那兩條觸鬚，一向用來比擬美人的眉毛的，難道還有別的什麼可以同他比並嗎？可是蛾兒再不吃東西了，這使我比找不着桑葉更要着急。他只匆匆地瀉完牠的卵，等那些奶油色的卵漸漸轉成深褐色的時候，牠就縮起纖小的腿倒在一旁了。看了那漂亮的小屍體，我往往鎮日價悶悶不樂，懊恨自己爲什麼多事餵那些蠢兒，平白地惹起些無謂的惆悵。但是到第二年春天，同學們又圍着小老頭兒爭買蠶兒的當兒，我早把這些全忘了，一心只爲桑葉打主意。直到繭子結成了，才又想起那悲慘的結局來。於是把繭子拋在一個永不開的抽斗角裏，以爲這樣總可以不再看到了。誰知

幾天之後，母親無意中把那抽斗抽開了，她看到抽斗角裏的破繭殼，死蛾兒和蠶卵，責罵我說，「小墨，你怎麼把繭子擱在這兒！大概你早把他忘了？」不，我並沒有忘，我只是不忍再看那悲慘的結局。

進了中學之後就不再餵蠶了。一方面固然爲了像我這樣餵蠶，簡直是枉費神思，結果又落得一場沒趣，另一方面，自以爲年紀大了，不該再幹那些孩子們的玩意兒了。直到臨畢業的那年春天，我才又餵起蠶兒來。那一回的蠶兒是一位低年級的同學送給我的。一天傍晚，我走過一座荒園的牆邊，遇見那位同學正在想翻進園去，他的身子太矮了，高高舉起雙手還是搭不着牆頭，他見我走過，就要我幫他一手。我說荒園裏怕有蛇，問他進去幹什麼，他說園裏有桑樹。這不用問，他餵得有蠶兒了，我知道他爲了桑葉正在怎樣地焦急，於是把他托上牆頭，我自己先翻進牆去，然後將他接下來。採罷了桑葉，又照樣翻出來。歸途上我不經心地問他餵了多少蠶兒，這一問却使他高興非凡，回到校裏，立刻連跑帶跳地將一大盒蠶兒誇耀似地捧給我看，並且分了十條給我。這樣一來，採桑葉不再是他個人的事了，每天清

早傍晚，我們總是兩個人一路，一本正經地翻進荒園去採桑葉。

蠶兒大眠過後就有小指那麼粗了。牠們將六支頭足捧緊了桑葉的邊緣，一刻不息地儘把葉往嘴裏塞，嘴抖顫似地蠕動着，頭忽上忽下，成弧形地擺動着。看了蠶兒那副貪嘴的模樣，使我禁不住發笑。他們一生忙碌的就只是吃，等到把桑葉的精華孕育成雪亮的絲，趕忙吐出來包圍住自己。在那費盡了精力才造成的小安樂窩裏住不上多久，又化裝成爲蛾兒，自己把它咬破了鑽了出來。於是匆匆地瀉卵，匆匆地死去。第二年春天，次代的蠶兒從卵裏孵化出來，又重複那一套，匆匆地吃葉，匆匆地作繭，匆匆地化蛾，匆匆地瀉卵，匆匆地死去。這樣無窮盡的循環多麼追促，多麼單調，多麼寂寞啊！想到這些，我往往會眼看着蠶兒呆呆地怔上半天。

同學們見我對着蠶兒發愣，就譏笑我道，「葉蠶真有閑情逸致呀！會考臨頭了，會整天餵蠶兒玩兒！」我只得找些話來解嘲。有時候我裝作一本正經地說，「別打擾我，我正數蠶兒的脈搏呢！」有時候我反過來譏笑同學，說，「你看，蠶兒正像你一樣，頭朝着天在證牠的九點圓呢。」或者說，「你看，蠶兒的模樣兒多標



致！他努起了小嘴，不是像黃小姐在跟你賭氣嗎？」

後來蠶兒又結成繭子了。這一回我可沒有看見蛾兒打繭子裏鑽出來。會考前一星期，我忽然害起猩紅熱來了，醫生說，非在隔離病院裏住上三個星期不可。因此不得不請求將來補考，父親另外寫了封信給一位同學，託他代我收拾書籍行李。三四天後，我收到那位同學的回信了。那是一張荒謬已極的明信片。正面除了收信人姓名住址外，再找不着一個字。反面畫着兩個咬破了的繭子，一隻蛾兒正從繭裏鑽出來，此外還畫着兩隻蛾兒，彎彎的「蛾眉」給誇張的筆致畫得過於濃重了，旁邊又有無數黑點兒，無疑地是表示蠶卵。右上角打着兩個又粗又大的符號，一個是「？」，一個是「！」。什麼意思呢？教我怎麼回覆這奇怪的信呢？於是兩個又粗又大的符號在我病得很衰弱了的頭腦中盤旋起來了。

## 集體創作

「集體創作」在今日的文壇上，已經有了確定的地位。可是你可知道，這種創作的辦法是誰創出來的？是誰首先實行的？你必然想不到，第一個運用這種辦法的是兩個小學生，他們都只在十歲上下，一個叫做朱瑞庭——我永遠原諒這位跟我合作的小伙伴，另外一個就是我——葉墨。讓我來告訴你，這是這麼一回事兒。

時間是十五年前。爲考據家的便利起見，我把地點也詳細的寫出來。那第一篇「集體創作」產生在上海閘北尚公小學操場西邊初小三年級的教室裏——可惜這個小學在「一二八」之役全給燒毀了。至於確實的日子是哪一天，恕我記不清了，因爲除了過年過節，日子在孩子們的心裏，永遠佔着最不重要的位置。可是，是十五年前的事，準沒有錯兒。

三

葉 那一天上作文課——每星期我們都作一次文。我們在教室外走廊裏排好了隊

女教師李先生走來把我們引進教室。她雙手捧着一大疊作文本兒，腋下挾着一卷畫兒。這使我們又高興又輕鬆，因為我們知道這一回又是「看圖作文。」大家眼睛靜的盯住那卷畫兒，看它從李先生的腋下放到教桌上，誰也沒有心思查看上回作文得了多少分數了。作文本兒一本一本發回之後，李先生才把那卷畫兒展開。

那是一幅非常鮮明的畫兒。畫着個孩子，穿一件紅柳條布的短衫，藍布袴子。他彎着腰背，背着個白布袋子，兩隻手緊緊的拉住袋口。袋子又舊又破，打了好幾個補釘，在下面的角上，還留着個洞兒沒有補，一點點的黑東西打洞裏漏出來。我們都能理會，這一點點的黑東西是白米。他背後跟着兩隻雞，一公一母，低着頭在啄那些掉在地上的米。他的右邊——就是那幅畫兒的背景，是一帶矮牆，牆頭上有兩個小雀兒，看模樣兒像要飛下來，分享雞的利益。那孩子似乎並不知道米在漏出來，他只是昂着頭向前走。他的臉最爲可笑，眼睛眯着，眼梢上好似開着花，鼻尖掀起，下巴凸出，下唇蓋住了上唇，好像爲要忍住笑，特意把嘴抿得緊緊的，又加上一堆亂頭髮，真是再滑稽也沒有了。

李生用兩個圖畫釘把那幅畫兒釘在黑板上，說，

「今天再來一次『看圖作文』。大家先把這幅畫兒看清楚了一——看畫的是些什麼，有些什麼意思，然後提起筆來寫。你們以前作文都有一個毛病，就是名字用得太多，譬如說，畫上的小朋友名叫張三，你們寫起來就是『張三背一袋米，張三向前走去，張三不知道袋子是漏的，張三……張三……』左一個『張三』，右一個『張三』，教人看了也心煩。你們應該把後面的『張三』改做『他』字，應該寫『張三背一袋米，他向前走去，他不知道袋子是漏的……』你們想，這多麼清楚。可是你們也不要儘是『他』呀『他』的，『他』到後來，看的人就會糊塗起來，不知道所說的『他』到底指誰。懂得嗎？」

儘說「張三」，教人看了心煩，儘說「他」，又會教人糊塗起來，怎麼辦呢？我真糊塗了。懂不清楚，就該舉手發問，這是先生教的，我立刻將手舉起。

「葉墨，你問什麼？」李先生用教鞭向我一指。

我身子筆挺的站起來，我自以為想到了一個沒有人想得到的問題，

「那末哪兒用『他』，哪兒用『張三』呢？」我的聲音很宏亮。

李先生給我難住了，她漲紅了臉，眼睛瞪住我，像要罵出口來。同學們也都睜大了眼睛望着我。

「我看……」李先生捺下性子，沈吟了許久，才說，「一個『張三』後面至多用三個『他』字，要是再多的話，看的人準會攪不清楚。好，你坐下去。大家開頭寫吧。」

「三個『他』夾一個『張三』，還得仔仔細細的數呢！」我心裏正在這麼咕嚕着，忽然有人觸我的右肘，問我說，

「你想到怎樣寫了嗎？」

問我的是誰，不用我說，你已經猜着了，就是坐在我右邊的那位小伙伴——朱瑞庭。我轉過頭去，只見他也眯着眼睛，抿着嘴，對我笑，神情就跟畫兒上的那個孩子一模一樣。

「還沒有呢，」我說。我已經猜準了，他一定又想到了什麼鬼念頭了。

「咱們兩個打夥寫吧，你想一句，我想一句，商商量量的，多有趣啊！」這是多麼好的一個方法啊，我高興得幾乎跳了起來。

「好，誰先開頭？」

「我來開頭。」

「那末你說吧。」

「唔，葉墨，朱瑞庭，別儘說話！」

我們兩個聽見李先生在吼了，立刻低下頭，把鼻子湊在攤在桌面的作文本兒上。

「你先寫在作文本兒上吧，」我放低了聲音說。

我的小伙伴點點頭，提起筆來在硯臺上掃了兩下，寫道：

「有一天，張三的媽媽給他一個袋子，教他到米店裏去買一袋米。」

我覺得這句子念起來不順口，使勁的搖着頭。我的小伙伴皺起眉頭望着我，那

表情代替一句問句：

「哪兒不好？」

我說不出哪兒不好，可是總覺得不順口，於是用筆指着作文本兒，意思是「讓我來寫」。我的小伙伴又點點頭。我把筆在嘴裏一潤，寫道：

「張三是個笨孩子。有一天，他的媽媽給他一個袋子，教他到米店裏去買一袋米回來。」

我寫完了這兩句，轉過頭去望我的小伙伴。我的小伙伴點着頭表示贊許。他就放下筆，右手使勁的按住作文本兒的訂口，左手把寫了兩行的紙捏皺了，慢慢的撕下來。——要是給李先生聽見了撕紙的聲音，那是要罰站的。——然後把我的兩句抄上，又望着我。我把下巴朝他一抬，他會意了，就提起筆來寫：

「他……」

「不對，」我不得不喝住他了。他轉過頭來表出疑問的神氣。我用筆點着作文本兒上的「他」字，逼緊了喉嚨數着，

「一，二，三。」

我的小伙伴深深的點了兩下，右手按住作文本兒的訂口，又想撕了。可是偷偷的抬起眼睛來朝講臺上一望，李先生正盯住他呢。他只得把「他」字塗成個墨團，在下面寫了「張三……」

就這樣你一句我一句，三個「他」一個「張三」的，直寫到下課鈴響，我們兩個把這第一篇「集體創作」寫完成了。故事的大概如此：「張三打米店裏背了一袋米回家。袋子本是個破的，米一路的漏出來，可是他不知道。回到家裏一看，袋子裏一粒米都沒有了。」這似乎有點說不通，米漏光了，袋子不要見得輕嗎？哪裏要待到了家裏才覺察？但是照畫上那孩子的糊塗神情，以及米漏得那麼多看起來，他在路上是漏光了也不會覺察的，我們就這樣寫了。交卷之前，我們還數了字數，除去標點——我們還不會好好的使用標點——共有四百多字。我們兩個小作家，年紀加起来也不過二十歲，通力合作，却寫成了一篇四百多字的「集體創作」，並且又是破天荒第一篇，這不是個奇蹟嗎？

我這故事不能說到這兒就此了結，我料知你一定很想知道，李先生怎樣的讚賞



這第一篇的「集體創作」。

作文本兒交了上去之後，我這小小的心就一分鐘都沒有安定過，老是焦急的等待着，指望李先生把我們兩個召進她的房間，她看看我們的臉，又看看攤開在桌子上的我們兩個的作文本兒，讚嘆的說：

「好，你們這一篇寫得又長又好。這兒有幾張格子紙，你們拿去，把這一篇好的好的謄上，我要貼在走廊裏做成績。」

把作文謄在漂亮的格子紙上，貼在走廊裏，讓同學們含了妬忌的眼光來看，那是榮耀不過的事兒；因而我的希望的熱烈，比起正在寫的這篇故事的刊載來，還要加強十倍。每天李先生上課的時候，她的話我差不多一句也沒有聽清楚，我老是盯住她的臉，希望她在讚賞之前，先給我們一個滿意的微笑。可是她的臉跟往日一樣，眼鼓鼓的好似個打足了氣的皮球，總看不出，一絲特異的表情來。這麼一天又一天的，好容易挨過一個星期。

那日子終於到來了。又是上作文課，李先生引我們進教室的當兒，我的心動盪

得按捺不住，幾乎要打嘴裏跳將出來。在座位上坐也坐不穩，眼巴巴的望着李先生。她照例先發作文本兒，一個個的念着封面上的名字，同學們一個個的走過去接。最後李先生手裏只剩兩本了，她停住了，抬起頭來。不用說，這兩本就是我跟朱瑞庭的，她留着不發幹嗎？你一定以為她要在全班同學跟前着實誇獎我們一番了吧？當時我也以為如此。可是一看她的臉——那張臉仍舊脹得像打足了氣的皮球，我立刻明白了，完全不是那麼一回事。

「葉墨，朱瑞庭！」

李先生的聲音異常嚴厲，我們兩個被她這一聲喝，都悚然站了起來。

「你們兩個的作文，怎會一樣的？對我說，是怎麼一回事兒？」

怎麼一回事兒，我在前面已經灑源本本的寫明白了。可是怎樣才能歸納起來做個簡明的回答呢？要是在如今的話，那就好了，我不用思索會脫口而出，「這是我們兩個的『集體創作』。」可憐那時候我連「創作」這個詞兒都還沒有聽說過呢。我呆住了，望望朱瑞庭，我的小伙伴也正在望着我。

「說，葉墨，你們兩個誰抄誰的？」李先生手裏的教鞭指着我的鼻尖兒。

「他抄我的，我也抄他的。」我心裏這樣回答，可是沒有敢說出口。這兩句話不是顯然矛盾嗎？李先生看我噁住了，就移轉教鞭指着我的小伙伴的鼻尖兒。

「朱瑞庭，你說，你們到底誰抄誰的？」

我的小伙伴臉紅得像豬肝似的，怔了好久。終於開口了，

「他抄——我——的……」他一個字一個字的說，很輕，很含糊，帶着哭聲。

李先生的教鞭往下一按，把我的小伙伴按在坐位上，隨即又指我的鼻尖。

「葉墨，你……」李先生氣也不換一口，惡狠狠的大罵起來。可憐她到現在都還不會知道，她那些氣力全是白費的。我的耳朵又燙又脹，嗡嗡的響得使我發昏，她罵些什麼，我一句也沒有聽見。我的眼睛乾澀到至於刺痛，她的怒容也非常模糊。直到罵累了，她才深深的抽了口氣；我也深深的抽了口氣。

「像你這樣，還能跟旁人坐在一起嗎？快坐到後面角落裏的空座位上去。以後上作文課，你就老坐在那兒，看你還能抄誰的！來，把作文本兒拿去。」

我一蹙一蹙的走近講堂，縮縮瑟瑟的接了作文本兒，回到原坐位上，收拾起筆墨硯臺，搬到她所指定的那個座位。臨走的賞兒，我看了我的小伙伴一眼。他臉朝着桌子，眼睛偷偷的抬起來望着我。我很懂得，他是在求我寬恕。我當時只知道報復，掉過臉來，全不理會他。其實我應該諒解他的，他的回答一定跟我所想的完全一樣，可是他才說了一半兒，下一半兒給嚇跑了。

李先生轉過身子去在黑板上寫題目的當兒，全教室同學全都回過頭來看着我。我只裝沒有知覺，抬起了頭望着窗子外面出神，我發憤這一回要寫一篇更好的，更長的，要教李先生知道，我葉墨是用不着抄旁人的。

「他有什麼好看！」

李先生回過頭來呵斥着，同學們全都霍的一聲轉過身去。李先生指着黑板上的題目說。

「今天的題目是『蚊蠅談話』，就是蚊蟲跟蒼蠅的談話。你們先想好，蚊蟲跟蒼蠅見了面將會說些什麼話。大家要注意，在說話的時候，蚊蟲說到自己就該說

「我」，說到蒼蠅就該說「你」。蒼蠅說話的時候、說到自己也要說「我」，說到蚊蟲也要說「你」。懂了沒有？」

這有什麼不懂，我把筆在嘴裏一潤就寫：

「有一天，天晚了，蒼蠅飛回家去，在路上碰到一個蚊蟲，蒼蠅說：『蚊蟲弟弟，你哪兒去？』」

才寫到這兒，突然想起來了，蒼蠅說到蚊蟲不是該說「你」嗎？怎麼寫起「蚊蟲弟弟」來了？我趕忙把「蚊蟲」塗去，換上個「你」字，可是念來念去，「你弟弟，你弟弟，」非常不順口。於是我怔住了，儘將筆在嘴裏咬着。直咬到下課鈴響，我的作文本兒上還只有這麼一句。

## 史先生

一天下午，大概是上學期第十二週中的一天吧，我獨自在寢室裏演算草，小陸推門進來，跟我說，「你知道嗎？三年級在開會哩。」

「唔，唔，」我向來不愛關心這些，仍舊低着頭查我的對數表。

「他們要趕走史先生。」

「史先生？」我擡起頭來。

「他們還要咱們響應他們呢。」

「響應他們？他們的理由是什麼？」

「理由總不會沒有罷。咱們批評先生，不是比先生批評咱們的成績還嚴嗎？譬如王先生教代數，一本正經的面孔，從不露一絲笑意，咱們就說他太板了，提不起咱們的興趣來。可是先生常常說些笑話，咱們又要說太隨便了，嘻皮笑臉的，只知

道鬼混。對了，史先生愛說笑話，該是他的一條罪狀。」

「還有嗎？」

「當然還有，至少也得湊上十條八條。好在你是級代表，等會兒他們的級代表老黃準會來找你，給你說個明白。」

正說之間，房門外一陣噪鬧，我知道三年級同學散會了。他們誰也壓制不住興奮的情緒，個個嚷着，使我聽不清楚他們在說些什麼。忽然房門開了，進來的正是三年級的級代表老黃。他面孔漲得通紅，眼珠上網着血絲，呼吸很急促，好像剛跑完百米賽似的。

「有空沒有？我想跟你談幾句話，」他跟我說。

「有空，有空。就在這兒談，行不行？」

「這兒？」他回頭向小陳看了一眼。

小陳會意，就走將出去，順手把房門帶上。

老黃這就在我桌子對面的牀沿上坐下，把挾在左腋下的一大疊講義向桌上

楞，定了定神，低着頭，壓低了聲音說，「方才我們級上開了個會，討論的是關於史先生的事兒。」說到這兒，他擡起眼睛來，望了望我的臉色，突然把聲音提高了。「我們覺得，咱們的國文不能再讓史先生耽誤下去了。你想，他上課全說些不相干的笑話，徐文長故事啊什麼的，咱們倒聽得爛熟了，至於課文，只是一知半解，似是而非。再說他選的這些個課文，也毫不講求實際，什麼小唱本，大鼓詞，這，這怎麼能算國文！」他把講義翻開，唾沫濺在毛邊紙上，一個個淡黑色的小圓點漸漸擴大開來。「小說童話倒也選了不少。至於文言，簡直就沒有。咱們學國文，不是要想做文學家啊！你看，你看，會考就在目前，接着我們還得考高中。文言簡直沒學過，怎麼對付得過去？說的是真話呢。在我們是燃眉之急，在你們也就快了。」他把講義一路翻下去。「至於這些個『補充教材』更不成話了。你看，蘇東坡跟蘇小妹互相取笑哩，歐陽修跟他外甥女有曖昧事件哩，這些個野史都當作教材在課堂上講起來了。可是別小覷了這幾張講義，他老人家也費了不少心血呢。你看他總捨不得拋棄，去年發給我們的是這幾張，今年發給你們的又是這幾張。要是



明年他教下一級的話，一定還是這幾張。我們爲了自己，爲了你們，爲了以下各級同學，不得不有這一個舉動。」他頓了一頓，嚥了嚥嘴，又從講義裏抽出一本作文簿，隨手翻將開來。「你看，我們辛辛苦苦一篇一篇的做了上去，他只在行間一陣子圈圈點點，分數也不打，批語也不加，別字倒會捉，可是是否捉盡了，還是個疑問。」他又把作文簿闔上，塞進講義裏，同時急促的吸着氣。

我聽他這麼振振有詞，只得「是，是，」「唔，唔，」的接應着，現在他停住了，我才有機會換個方式說，「還有？」

「當然還有。不過主要的就是方才我說的幾點。我們當然得多提出幾點，交給起草的同學，將來連同這講義跟作文簿一起呈到教務主任那兒去。」他擡起頭來了，眼光直逼着我，「我們的意思，希望……」

「你們的意思？」

「要你們一起幹，」他斬釘截鐵的說。

「一起幹？但是……」

「什麼？」他站了起來。

「我不能作主。我只能把你們的意思轉達給我們級上。是否響應你們，還得看大家的意見。」我擡起頭，看着他的臉說。

「那是當然。」他的情緒緩和下來了。「你們應該開個會，討論討論。」

「好吧。明兒下午完了課，我就召集個臨時級會。大概也在這個時候，我給你回音。」

「好，明兒這個時候。」他弓着身子，右手的食指指着我的鼻尖，「你得對大家說明白，這是咱們的切身問題。」說着，他挾起一大疊講義，回轉身子。

「當然，我知道。」

「砰」的一聲，門帶上了。我茫然的站了起來，對那扇關着的門發楞。

三  
葉  
史先生原只教三年級的國文。上學期因為教我們的郭先生母病回鄉，我們的國文就由史先生兼教了。

史先生約摸四十來歲。面色黝黑，以致粗眉毛和短髭鬚都不怎麼顯著。頭似乎永遠的仰着，眼睛總望着天。走起路來慢吞吞的，兩隻手抄在背後。又加上他那寬大的大褂。要是站在一棵松樹旁邊，簡直像個古畫裏的人物。

第一個印象往往是最鮮明的。史先生教我們的第一課，教材是魯迅的「故鄉」，說到閩士出場，他把講義和粉筆往教桌上一拋，走下教壇，站在教桌的左側，兩條胳膊垂直，一向仰着的頭也低了下來，眼睛偷偷的擡起來往教桌後面一望，似乎那兒就坐着個魯迅。

「叫一聲：『老爺』。」

「哈，哈，哈，哈，哈，」全課堂都笑將起來。

下面又說到圓規似的楊二嫂。魯迅也想得刁鑽，將一個圓規來形容人，真不大容易理解。史先生便在黑板上畫了個雙腳叉開的圓規，又拋下講義和粉筆，走下講壇，把長褂子的下擺撩起，捲在腰裏，於是兩手叉腰，兩腿分開，兩腳點起。

「看，這不像個圓規嗎？」

全課堂又是一陣狂笑。史先生自己可仍舊板着面孔，像個老練的說書先生。

上過第一課，國文就成爲我們最樂意上的一門功課，我們雖已是中學生，還脫不了孩子氣，沒有一個不愛說愛笑的。別的課程不是先生的面孔呆板，就是內容的分量太重，總把我們的心兒緊緊的壓着，只有上國文的時候，我們才可以鬆一鬆，爽快的透口氣。

史先生選的課文大多是小說和童話，都適合我們初中二年級的興趣。詩賦詞曲也選了些，還有鼓詞小調之類。他講鼓詞小調更爲得勁，雖沒有在課堂上唱將起來，可是念得叮叮噹噹的，非常好聽。

史先生印發的講義，除了課文之外，還有一種補充教材。收集的材料很別緻，大部分是著者的軼聞趣事，如歌德如何失戀，莫泊桑如何自殺，王安石如何被人民稱爲拗相公，歐陽修如何寫了兩首詞讓人家駁謗他跟甥女兒有曖昧事件。還印着畫圖呢，歌德跟綠蒂的剪影呀，豐子愷的「月上柳梢頭」的漫畫呀，又是補充教材的「補充」。至於他口頭提到的軼聞趣事。那當然更多了。我可沒有想到，我們所喜

歡的這些個，一一都成了他的罪狀。

第二天下午有兩小時作文課。鈴聲才停，史先生托着粉筆盒，挾着點名簿和本線裝書，像往常一樣，仰起了頭踱將進來。

「他知道了沒有呢」我回轉頭看各個同學的臉，都露出一種尷尬的神色，因為大家都已知道，課後我們要開怎樣的一個會了。

史先生用黑板刷抹去了教桌上積着的粉筆灰，將點名簿和線裝書放下，又慢慢的將黑板揩乾淨了，打開粉筆盒，取出一支整的粉筆，回過頭來，把粉筆在黑板上一擦，「拍」的一聲，粉筆斷了半截，又將中指在鬢邊搔了一搔，才在黑板正中寫上個題目。看他的步驟，跟往常不差分毫。

「也許他還沒有知道，」我想。

「題目就是這個，」史先生回過頭來，把用殘的粉筆往粉筆盒裏一拋。「要是你們覺得無可發揮，自己找個題目也行。作文本來是練習發表自己的意思。」話還

是那麼幾句。他坐了下來。

我也像往常一樣，不就開始思索我的作文。可是究竟不能完全一樣，我不再跟同學談笑了，只是端詳着史先生。我看他坐將下來，打開點名簿，低着頭劃了一陣子，就闖上了，拿起那本線裝書，翻開來看。大概還沒有看完三行，又翻過幾頁。這樣翻來覆去好幾次，又把書闖上了。仰起頭默想了一會，又把書翻開。眼睛對着書，可是我知道他目光的焦點並不在書上。

教室裏出奇的靜，往常上作文課，滿到處是切切的談笑聲。今天可不然，沒有一個開口，沒有一個動筆，全都望着史先生。也許就因為這個，史先生才生了疑心罷。

這兩個鐘頭過得特別慢。好容易下課鈴響了，史先生的神情似乎一凜，把書闖上，如釋重負的呼了口氣，才擡起眼睛來望我們。「怎麼，全沒有做好嗎？那就下一堂交罷，能慢慢的做也好。或者交與我——不，不，下一堂交，就下一堂交。」他說着，托起粉筆盒，挾起點名簿和線裝書，仰着頭踱了出去。

我看他走遠了，才站上講臺。

「諸位同學，今天召集一次臨時級會，爲的是……爲的是，他們三年級，他們說史先生的教授方法，不……不大妥當，說要給教務主任上呈文，最好換一位先生教，他們要咱們一起幹，因爲這是咱們的切身問題。」接着我把昨天老黃的話，加上一番整理，省卻許多形容詞句，歸納出幾個要點，報告了一遍。我只是期期艾艾的說着，眼睛不敢看坐在下面的各位同學，右手拈起個粉筆頭，在教桌上無意識的畫着。直到說完，才擡起頭來說，「請各位發表意見。」

同學們全不作聲，往日開會時候那股興高采烈的勁兒，不知道哪兒去了。幾個向來愛發言的，臉也漲紅了，可是都用勁閉着嘴。此外，有的拿着筆在桌上亂畫，有的對着作文簿發楞，有的瞪着眼睛，張着嘴，像一條死魚似的。

「請各位發表意見。」

等着，等着，還是沒有回聲。

「沒有意見嗎？」

大家仍不作聲。

「該是沒有意見了，」我想。

「咱們現在要決定的，不過是咱們對於這件事兒取什麼態度。這不能不有個表示啊。」

回答我的依然是死一樣的沉默。

「怎麼，大家仍舊不作聲？那麼我來說罷。咱們總不外乎三個方式。第一個，贊成他們，跟他們一起幹。第二個，反對他們，跟他們對抗。第三個，不置可否，不聞不問，由他們幹去。再沒有第四個方式了。既然大家不愛說話，咱們就舉手表決。贊成他們，願意跟他們一起幹的，請舉手。」

沒有一隻手舉起來。

「大家都不贊成他們，」我自言自語。接着又大聲叫着，「反對他們，願意跟他們對抗的，請舉手。」

也沒有一隻手舉起來。



「那麼大家都可不置可否了。不置可否也是個公正的態度。一個人對於任何事情，並不是都要有成見的。沒有成見，那就不置可否了。我想咱們也來舉一舉手，表示咱們決心『不置可否』。好，贊成不置可否的態度的，請舉手。」

還是沒有一隻手舉起來。

「啊呀！大家連『不置可否』也『不置可否』起來了。」我真着了慌。這個滑稽的級會就這麼一閃而散。

才走出教室，老黃便出現在我的面前。

「你們開會的結果怎麼？」

「沒有怎麼樣，可以說毫無結果。依我看來，大家對於你們的舉動都不置可否。」

「不置可否？」他腰部挺出，右手握着拳頭，在左手掌裏舂了兩下。「你們這一級真是——」說到這兒，他把牙齒咬緊下嘴唇，恨恨的回過頭去。

「冷血動物，」我想他沒有說出來的準是這四個字。

我們雖然決定採取不置可否的態度，可是無動乎中，不聞不問，到底還辦不到。我們時時私下裏向三年級同學打聽，知道呈文送到教務主任那兒去了，連同所謂「證件」的講義和作文簿。一星期又一星期，教務主任絕不提起這件事兒。寒假却漸漸的近了。三年級的風潮也正像風潮似的平息了下去，也許他們爲了學期考試更是「燃眉之急」罷。史先生照常上課，只是選了好些「孟子」「史記」的文章給我們讀，補充教材改成「國學問答」，內容是從「投考指南」上抄來的。上課的時候，也不再像以前那麼說故事了。只有一次，講孟子齊人有一妻一妾那一章，也許是講高興了，他在黑板上寫出一首嘲諷孟子的詩來：「乞丐何來有二妻，鄰家那有許多雞……」才寫了兩句，我們全都放聲大笑起來。史先生立刻停了手，回過頭來，眼睛往教務處那邊兒一眇。我們心上就像罩了一口鐘，立刻把笑聲嚥住了。

這個學期，史先生不來教我們了。我們才明白，教務主任不提起這起事兒，是因爲心中早有了主意。新國文先生姓胡。他一來，學校裏就另有一番熱鬧，演講會

呀，辯論會呀，壁報呀，劇團呀，都是新花樣。三年級同學當然愛戴之極，似乎完全把史先生忘却了。我們覺得這位胡先生也不錯，不過有時候談起史先生，心中總覺得有些不舒服似的。我想日子過得久些，也漸漸會把史先生忘記的罷。

## 某種人物

要是乘公路車進某省，在將近邊境的時候，就有一些人爬上車來。他們三個四個一羣，站在公路中央，舉手向司機一招，司機服服帖帖的立刻把車殺住。於是他們上車。要是車中已經擠滿了人，連門兒都無法拉開，他們就往窗子裏鑽，也不管踩在人家頭頂上還是肩膀上；或者爬在車頭上，車頂上，就這麼勉強對付一下。別以為他們是司機所撈的「黃魚」；司機非但得不到他們一個子兒的好處，還得低聲下氣的隨時向他們陪小心呢。他們是誰？他們是在某省具有潛勢力的某種人物。

我說某種人物在某省具有潛勢力，不能給人家一個明確的概念。倒不如舉一件事實來說說。就在今年上半年，素稱某省門戶的某城裏，這種人物中的一個要角死了，各地送喪的不知來了多少。城內外所有的旅館，全給治喪處包了下來，專供送喪的住宿；街上的行人頓時多了若干倍，酒館茶館也整天擠滿了人，其中大半都在

衣袖上纏一條黑紗，出喪的一天，在街上鳴了四次鑼，召請送喪的去吃飯，單是那頓就開了八百桌「流水」席。出喪的行列，四里長的正街都排不下，足足走了半天。輓聯祭帳，密密層層，沿路到處擺着路祭。鞭炮聲音就沒有間斷過。據說當地舖子裏的鞭炮都給收買一空，還派人到隣縣去收呢。此外還唱了十三天的戲。這位要角死後有這麼多人來送喪，就可知道他活着的時候能夠調遣多少人。他的喪事要這麼花費，有這麼熱鬧，就可以知道他活着的時候保持多大的產業，具有多大的場面。這樣一想，就不由人不感到敬畏了。

可是你不要以為這種人物有如戲臺上的武二花似的。我親自見過一位要角，他不但能指揮他的後輩，還能統制他周圍的好多土人。那年我正要去裏面走，有人勸我說，不妨去找他一下，只要討得他一張名片，就保證一路平安；那人還替我找了一個介紹人。我本想看這種人物到底是怎麼個樣兒，自然不肯放過這個好機會。介紹人帶着我去了。莊子在一個大鄉場附近，靠山面溪，密密的竹林圍着一帶粉牆，釘着銅環兒的黑漆大門前，並排八棵柳樹。走進門去，是個絕大的院子，樹木

花卉，也佈置得妥帖停當。主人迎將出來，是個身材魁梧，鬚髮蒼白的老人，眉目也頗不俗，穿一件栗殼色的綢袍子，態度莊重，像個戲臺上的老生。我們在大廳上坐下來，兩個聽差一個端茶，一個遞烟（是大炮台）。我端詳廳中的陳設，竟忘記了是在某省的鄉間，雕花的西式傢具，以及絲絨椅墊，絲絨抬毯，就是在西安蘭州成都桂林那些大都市怕還不容易見到。四壁滿掛着歷年來軍長師長省長縣長的題字，大多是「保障一方」之類的話。上首幾個玻璃書櫥，整整齊齊的疊着白紙的線裝書，留神看時，是中華書局的「四部備要」。坐了沒有多久，聽着說飯擺好了，於是主人一步一讓的把我們引進左廂房。廂房裏一張桌子上，滿滿的擺了一桌子菜，四碟臘味，六碗大菜，其中兩樣是海味。主人請我們坐下了，說自己才吃過，告罪少陪了，獨自走了出去；留下兩個聽差在一旁伺候。我打量這兩個聽差，都穿一身黑大綢衫褲，腰間隱隱的突出着什麼傢伙的柄兒，腿上綁着綁腿布，露出了一段纏着紅綢子的插子柄兒。我想我走進了武俠小說中的莊子裏來了。忽聽得大廳中一陣喧嚷，我從鑲花窗櫺兒望出去，看見又來了兩個客人，一個背着個沉甸甸的包

裏。他們兩個向主人恭恭敬敬行了個禮，背包裏的把包裹「膨」的一聲卸在桌子上。他們低聲細氣的不知道說了些什麼，然後把包裹打開，一聲響亮，滿桌子攤着耀眼的銀元。只聽得主人說，「不能收，收不得。」兩人却頭也不回的只往外走。結果後面走出個眼房模樣的人來，把銀元收拾過了。飯後，主人跟我們攀談了好久，從國內政治到世界大勢他都說得頭頭是道，竟不像是生長在這種閉塞地方的一個老人。最後他給我一張名片，上面寫明了我的姓名，職業以及旅行的任務，儼然是一張護照。

其實我這張護照是多餘的。我那回旅行既沒帶多少票子，也沒帶有金子和某種特產，這樣寒儉的旅客，英雄豪傑是決不願意照顧的。要是這三種東西帶得相當多，那可難說了。英雄豪傑的眼線的靈活，實在令人咋舌。據說幾年以前，某要員在裏面住了半年，出來時順便帶些金子和某種特產。他自恃是個要員，路上不怕出事。又想行蹤還是秘密些好，因此沒有去設法要名片。上汽車的時候，忽然有個衣衫襤褸的濫兵一定要搭車，司機是熟悉那裏的情形的，知道這些人不好惹，就由他

搭了。第二天，車子開到一座時常有強人出沒的松林前，那搭車的濫兵突然喝住司機停車，說他要下車；並且囑咐司機說，得歇一枝烟的時間再開，否則出了岔子他不負責；說罷，大踏步往松林裏去了。車上的乘客都嚇得幾乎發抖，大家埋怨司機爲什麼搭這個濫兵，這個濫兵一定是土匪的眼線。又有人說車還是快些開，別等他們到來。又有人主張趕快開回去。那要員更是手足無措了。還是司機主意拿得穩，遵照囑咐，掏出一支煙捲兒來慢慢的吸，等吸完了，然後把車開進松林。只見一棵大松樹橫擋着去路。於是停下車來，大家動手，提心吊膽的抬開那棵松樹。松樹抬開了，車開出松林，却毫無動靜，居然平安的過了這一關，後來才知道那要員在裏面和一位英雄相好，這濫兵就是派來保護他的，而事先他自己也並不知道。

有一回，我也幸虧有了一位保護人。二十九年秋天，廠裏交給我五千塊錢，派我到離城四十里的一個鄉場上去辦一批雜糧，這差使使我躊躇了一會。一則因爲那時候五千塊錢，雜糧要買好幾十擔，在這偏僻的鄉場上，一時不容易收齊，二則這五千塊錢都是五塊十塊的票子，方方正正的分作兩大大包包着，帶着這慶兩大大包票子



在路上行走，難免要露眼，要是有什麼三長兩短，也許還要陪命，後來廠裏的一位低級辦事員拍胸脯說，只要由他伴着，包管沒事，因為他在這一帶耍得很熟。我真是求之不得，立刻雇了兩輛包車上路，和他每人挾一包票子。一路上我只覺得和他打招呼的人特別多；既然他在這一帶耍得很熟，我也就毫不犯疑。到達鄉場時已是上燈時分，我說應該「未晚先投宿」了，我的旅伴應聲說「理會得。」就把我引進一家破茶館，一手握住我的胳膊，連拖帶拉的一直往店堂裏面走。穿過了一條又暗又長的窄街，到了一座大廳。廳中燈燭輝煌，擺着五張桌子，三桌馬將，一桌撲克，桌子四週都圍滿了人。我的旅伴稱兄道弟的把我介紹給廳中各位，中間有一位年紀四十上下的，說是個什麼管事，我的旅伴把兩大包票子交給他，向他說明來意。他立刻分派在座的說，「明天某人某人去收多少擔，某人某人去收多少擔。」一面又送茶遞煙，吩咐備飯。當夜我就在後廳裏歇。第二天，一擔擔的雜糧果然挑到茶館門首來了。那位管事代我說價，代我過斗，還代我雇定挑夫，把雜糧發走。他說挑夫儘靠得住，不必自己押。他再三留我多住幾天，我決意要走，他還請我有

便務必再去要。這不消說，那破茶館是特種人物集會的場所。他們招待得這麼殷勤，又這麼出力的幫忙，真所謂「賠飯貼工夫」。這是他們以外的人所能做到的嗎？至於我去的時候一路平安，那不得不歸功於我的旅伴。我敢斷定，和他打招呼的那些人中間，一定有幾個就是英雄豪傑。

那晚上有一件事，至今還教我懷疑不置。那晚我吃過了飯，管事的拉我打牌，我推說不會，但也不好意思上牀就睡，因而坐在一旁看他們賭。廳中的人都鬧哄哄的，只有在我右邊的一張撲克桌旁，坐着個彪形大漢，他默默的一聲不響。他洗牌，分牌，調牌，看牌，一舉一動都顯得過分沉着，過分莊重，使我想起斯梯芬孫的小說「自殺俱樂部」中的那個會長來。他眼珠上網着血絲，眼珠兒直盯着手裏的牌，眉頭皺着，眉梢豎起，太陽穴裏青筋暴露，兩頰泛着紅色。看他的神色，好像心事重重似的。忽然外間來了個人，湊在他耳朵邊輕輕的不知道說了一聲什麼。他就把手裏的牌朝桌子上一扔，站起身來。旁邊一個小夥子問道，「就去嗎？」「就去。」那大漢的聲音有點兒激昂。說着，他隨手在腰間摸一摸，把黑綢大褂的下擺

整一整，貿貿然的走出去了，留下來的空位置立刻有人填上。撲克還是繼續打着。約摸過了七八副牌的時間，那大漢回來了，臉色更紅了，像喝醉了酒似的。他擠到桌子邊，坐在他原來位置上的人立刻站起，把位置讓還他。他一屁股坐將下來，還是一聲不響的打他的牌。他在這短短的七八副牌的時間中，出去幹了一件什麼事呢？我無從打聽。但是我想，也許是這麼回事吧。再聽我說一番奇怪的經歷。

這也是幾年前的事了。那時我還在比較裏面些的一個城裏做事。城外有一條水流很急的大河。秋天水退了，河底的石灘露將出來，河面顯得很窄，當地人就架起一座浮橋來，因為對河也有一些市面。一天晚上，對河有個朋友約我到他家裏去吃晚飯，誰知那朋友的太太手脚非常慢，直到九點多鐘才把晚飯吃完。他們夫婦兩個留我住下，說太晚了，江邊不很平靜。我因為那晚上月色少有的好，又趁着酒興，就意要步月回去。走到河邊的時候，河上已經起了霧，對岸的山好似蒙上了一層薄紗。我正想跨下石級，一眼瞥見石灘上黑越越的站着六七個人影兒。一種莫名其妙

的恐懼好似一陣寒風，把我的酒意全吹醒了，我趕忙把脚收住，閃在一旁。忽然一

咄咄」兩聲，又急又銳利，似乎四山都起了回聲。不一回，「撲通」——一個沉重的水波的聲音，隨後仍舊像先前似的寂然。我怕那五六個人要走上石級來了，趕緊循原路回去，去敲朋友家的門兒。

住在這樣的環境裏，可也不用怕生命沒有保障。除非和他們結下不共戴天之仇，他們也不會惹誰的。並且，近年來政治方面正在制止這種勢力的活動，所謂英雄事業也不再聽說了。不過要完全消滅這種勢力，怕還有些日子，這只要看硬搭汽車的情形，就可以知道。

## 雅安山水人物

××：

您信上說爲什麼我不告訴您一些雅安的山水，人物。是的，我從沒有跟您說起過這些。可惜您想得太遲了，要是您在八個月前就這麼提醒我，我一定會說這說那的寫上一大篇；那時候我初來到這兒，這兒的一切，我都覺得新鮮，有趣。記得來到這兒的第一天，我沒精打采的跟着替我背行李的「背子」走出車站——我在汽車上受了整整八小時的擁擠和顛簸，身子很有些累了。可是到了青衣江邊，猛抬頭觀看，不覺精神一振，眼前是一幅多麼驚心動魄的圖畫啊！那一天整天的陰雨不定，到傍晚時候却突然放晴。對江那赭色的岩石，紅得那變鮮艷，小山坡上的草有了映襯，見得格外青葱。團團的黃桷樹像一朵朵墨綠色的菌子，從岩石上俯身下來。四圍的高山反射出一種難以描摹的使人愉快的翠綠的光輝。山谷的陰影却異常的黑，好像

木劉家用強力的刀法刻劃出來似的。低下頭來，是一片寬廣的沙灘，鋪着彩色的卵石。江水穿過卵石間直瀉下去，彷彿沒有底的；水色藍得出奇，水面上處處泛起一朵朵雪白的浪花；那嘩嘩的水聲那響宏壯，使我的心也起了振盪。上了渡船，船隨着湍急的水勢划過去，一剎那間，兩岸的景物全打起迴旋來了，教我不知看了哪一方好。我記得還聞到一種清鮮的水的氣味。以後我屢次渡江，就不再聞到這種氣味了。有時候，我感覺身子疲乏，或遇見晚晴天，我就往江邊去散步，想把那美景重新領略一番；可是不知怎的，總引不起跟那天相同的感覺。

雅安多雨，經常是那種迷濛的細雨。初來的時候，我喜歡下雨，喜歡看那蕩然的雲霧從山谷間吐出來。山是淡灰色的，瀰漫的白雲襯托出層層的峯巒，和晴天看時全然不同。遠山只賸下一個個山尖浮在雲上，較近的可以看見個模糊的輪廓。這時候，每一個窗格就是一幅淡墨山水。雲飄忽不定，山形也跟着頃刻千變；這不比畫幅更耐人尋味嗎？可是耽了不久，我就討厭下雨了；直到現在，連那討厭的心情都沒有了，我跟本地人一樣，只覺得偶然的天晴，是意外的僥倖。

至於說人物，那更不容易了。滿街上熙熙攘攘的全都是人物，教我說了哪一個好？哦，想起來了，方才我跟一個背煤的「背子」談了一會話，就讓我說說那些「背子」吧；這於您倒是很新鮮的，該不會使您感到厭煩。

一說起那些「背子」，我就想起一幅題作「人生」的漫畫來。不知道您看過那幅漫畫沒有？畫的是一個馱着個大包裹的人，他的脊梁給重載壓彎了，右手支着根拐杖，左手撐在左膝蓋上，在一條漫長的崎嶇的山路上行進；他的頭勉強抬起，眼望着路盡頭射出來的一線陽光。那似乎就是「背子」們的寫照。在雅安城外的山路上，隨時可以看見他們，三個一組，五個一組，背上背着個木架子或是背兜，裝載的煤塊高過他們的頭。他們伸長了頸子直望前面，正像那漫畫上的人企望着前面的光明。他們的右手在一根齊膝的「丁」字拐上；爲了要支穩背上的重量，兩條精瘦而結實的腿擺得很開。他們一步捱一步，走得非常之慢；不，他們不是在走，簡直是用三條腿在爬。走不上五步，他們停下來，把「丁」字拐墊在木架子或背兜底下，兩腿支開，身子向後靠住所背的東西；這才挺一挺壓癟了的胸膛，灑一灑額角

上的汗水，同時深深的透幾口氣。他們從不把背上的東西卸了下來休息，因為卸了下來，再背上去就太費力了。他們中間有白髮蒼蒼的老翁，也有尚未成年的孩子；有時候長幼幾輩走成一列，就好像他們每一個人生的縮影。山路的石級給他們祖先的腳掌磨損了；在這磨損了的石級上，轉來他們的子孫還得照樣的爬。像這樣一代一代的下去，會不會有這麼一天，那崎嶇的山路給他們的腳掌踏成一條平坦的大道呢？

方才跟我談話的那個「背子」是個十八九歲的小夥子，他整整走了三天半，從九十多里外的一個礦洞裏，把一百八十斤煤背到這兒。賣掉了煤，他將要替一個商家背一批鹽，回到那荒僻的山坳裏去。據他說，每一個單趟可以掙四百多塊錢，除了四天伙食，還有一百多塊錢贖下帶回家去。您一定會想：這樣說來，他們的「活路」不也很賺錢嗎？不，您要注意：他們的錢並不是賺來的，而是他們從刻苦的生活中省出來的。他們一路上不宿店子，天黑了，就蜷縮在涼亭的角落裏過夜；渴了，就喝幾口山溪裏的水；餓了，就啃他們帶着的乾糧——玉米把。



他們的玉米粑做得非常之硬，與磚塊一般大小，兩面烘得稍稍帶點兒焦，黃松的顏色，很逗人喜愛似的。他們常把玉米粑與煤塊放在一塊兒，因此到處都佔着煤屑。方才那「背子」一邊說話，一邊取出玉米粑來啃着，吃得津津有味似的。我就問他：

「你這東西是什麼味道？」

他似乎不懂我的話，我不得不再問：

「這是甜的，還是鹹的？」

「不甜，也不鹹。」

「那麼是什麼味道？能不能賣個我嘗嘗？」我說的是真話，像我們這樣白米飯吃得厭膩了的人，不是時常想弄點新鮮東西來換換口味嗎？可是他却以為我在開玩笑呢。

「哈哈，」他笑得那麼真摯，同時用好奇的眼光望着我，「你們先生，怎麼能吃這個！」

這個話霎時間使我驚呆了。他知道這是「先生」們所不「能」吃的，然而他們還細細的在咀嚼着，一口一口的嚥下去，彷彿沒有想到他自己也該有香噴噴的白米飯吃似的。他那副滿足的笑容，使我感到抗戰前各個大都市裏的勞工運動真有點近於「奢侈」。在那些地方，勞工們的生活和這兒的「背子」比起來，不已經有天淵之別了嗎？不過，我國的社會情形就是這樣子：極少數的人往前飛奔，再也不回過頭來看一眼永遠停留在後面的絕對多數的人了。婦女運動不也是這種情形嗎？提倡和領導婦女運動的都是這幾位早已剪短了頭髮的太太小姐們——當然，現在她們中間又有些人把頭髮留長了——而不是那班辛勞終生，受了罵，捱了打還得忍氣吞聲的張大嫂黃大娘們。

話又扯到題外去了，就此帶住吧。您不覺得這封信太長了嗎？

××三二！十二，十八。

## 江大娘

我們兄妹兩個，住在岷江邊的小山半腰。使我們感到爲難的，是雇傭人。一個月中，接連換了五六個女僕，不管我們對她們將就到什麼程度，她們都嫌我們這兒太冷靜，又沒有外快，毫不同情的回絕了我們走了。我們兩個吃生飯，劈硬柴，洗髒衣服的那種狼狽情形，讓住在山下的一個鄉下婦人知道了，她好意的告訴我們，她可以介紹一個老實可靠的老太婆幫我們。「好，領來吧。」我們兩個同時吐了一口長氣，好像這副可怕的擔子，已經有人接了去似的。

三四天以後，一個下午，我從江那邊趕回家來幫煮晚飯。走進屋子，只見哥哥躺在竹榻上看報，那種悠閒的神態，是一個多月來少見的。他見着我，放下手中的報紙，笑嘻嘻的說，「等人搬飯來吃罷，小姐。」

我走到廚房裏，只見一個老太婆正對着爐門燒火。那時候廚房裏已經暗了，火

光熊熊的照着她那網滿了皺紋的臉。我走近去，她瞟了我一眼，說「是小姐吧？」

「一個很髒的老太婆，」我看了她好久，就只有這麼個結論。她頭上纏一塊黑布，全蒙着灰，臉手上沾着好些黑斑，像幾個月沒有洗過似的，一身髒衣服有不多的補綴。

「小姐剛從城裏回來？」她這麼問，可是眼睛沒有看我。

「嗯。」我看見牆脚下堆一堆已經劈細了的柴，「你把柴劈好了？」

「這還不是一下子就做得了的事？」她偏着頭打量我，似乎在想，「他們說你們連柴都不會劈——真是讀書人。」

一個才來的傭人，就用那種老人特有的親切口吻對我開玩笑，我和善的笑了。

我告訴她廚房隔壁是她的房間，她說「早就把床鋪弄好了。」

哥哥問我對這個老太婆印象如何。「髒得很」，我說，「人倒是很老實的。」

原說，我們對傭人是很將就的，只要替我們煮飯，洗衣服就成了。見她這樣，我們就雇定了她。她叫我哥哥「先生」，叫我「小姐」，我們都叫她「江大娘」。

在離開了母親的這些年中，我們的「家事」一向由僱來的老媽子管。這些老媽子對我們的態度，各各不同。有的存着敲詐欺騙的心理，把我們兩個當作大傻子；有的抱着獨斷獨行的精神，把我們兩個當作小學生。我們明明知道這些，未嘗不覺得憤恨，但總是「將就」過去了。江大娘剛來，我們存着要做「真正主人」了的願望，我們吩咐她做每一件事。早晨，我們還睡着，她先起來燒洗臉水，我們洗臉的時候，她就煮早飯。我們教她看那隻小鐘，說兩支針合在上面正中的時候，中飯一定得煮好。至於晚飯的時間，可以隨便一點。她聽着我們的吩咐，連連的應着，就離開做事去了。她的背有點駝了，走路往前一蹶一蹶的；兩隻腳雖然裹得很小，步子還快。

江大娘在我們家裏做了幾天，我們就十分滿意她了。

自從母親回鄉之後，所謂我們的家就只有我們兄妹兩個。人來人往當然不少，但只是些朋友跟傭工，不能算我們家裏的人。江大娘來了不久，我們却感覺到她已加入了我們這個家，而且是重要的一員。離開了母親的種種不便，都由她那兒得到

了補償。她不但替我們煮飯，洗衣服，並且關心我們。似乎她覺得不僅是來幫我們作事的，還負着管束我們的責任。穿少了，吃多了，她都要囑咐兩句，使我們不好意思不聽她的話。有時我們嫌她太囉嗦了，彼此裝個鬼臉示意，却不願傷她的心。我們願意她知道她在我們家裏有這種「多嘴」的權利，我們希望她在我們這兒分享着「家」的情味。

可是，我們想錯了，她關心我們，管束我們，却並沒有要成爲我們家裏的一員的意思。她只是個忠心的傭人。做了菜總是全部端給我們吃，她自己只去撈一碟子泡菜，加上一匙辣子。她總說，「我有菜吃，一個人吃，這就夠了。」

也許她認爲替主人節省是傭人最大的責任，她最關心我們日常的費用。爲了一兩塊錢的出入，她會跟賣菜的，挑水的爭得面紅耳赤。我們總想囑咐她馬虎一點，但是怕會引起她的不高興，更怕她因此而不再過問我們的事，就只得隨她了。

她非但替我們省錢，還替我們生靈。我們屋後的小山上，原長滿了野草跟荆棘。她一來就看中了那些東西。一天下午，她背了一個大竹筐慢慢的從小山上下

來，竹筐裏滿裝着乾草跟枯枝。我們驚奇的在下面看她，她卻滿面笑容噙咕的說，「這山上有許多柴呢，我才去得一會兒，就檢滿了一筐。」

一個六十多歲的老人，背着滿筐的薪柴，一步步抖抖索索的往下移動。稀疏的白髮上，綴着幾片乾黃的枯葉，也在那兒抖動。我不知道該對她說什麼，只是默默的看她跨下那不平整的石級，走進廚房，把檢來的薪柴堆在角落裏，然後解下圍裙，拍掉頭上的枯葉。

第二天下午，我在房裏，又見她背了那竹筐，上山去了。我急忙跑出去阻止她。她却說，「反正閒着沒事做。木柴太貴了，去檢些雜柴回來，可以引火，也可以燒洗臉水。」我說了這事情太辛苦，她年紀又大了的話。「什麼？做不動？人老了，難道連柴都檢不來了？我們鄉下人，七八十歲還要挑百來斤的東西呢。」她自負的笑着，轉過身子，上山去了。我不知道怎麼解釋「與其讓一個老年人那樣勞動，還不如多花幾個錢」的這種心理。對於這麼一個節儉，康健而又固執的老人，除了讓她順着自己的意思做去以外，還有什麼方法可以使她安心樂意的呢？以後凡是

空閒的下午，她總是背着空竹筐上山去，裝滿了雜柴回來。我沒有再去阻止過她，可是每次看到那滿筐的雜柴壓在她背上的時候，那不安的情緒也就緊緊的壓在我心上。

端午節的前兩天，我們在吃晚飯，她跑來，笑嘻嘻的站在一旁說，「我們這兒過端午行吃粽子。」

「我們那兒也行粽子，」哥哥回答她。

「那麼，明天我去場上買點糯米回來，給你們包粽子吃，」她說。「只是我們鄉下人做出來的，不靈巧，不好吃。」

我們兄妹兩個對於糯米做的東西向來就不愛好。我們早說過，過端午節，寧可多吃點菜，決不做粽子。可是她說得那麼起勁，我們都不願使她掃興，就說，「好吧，只是不要做得太多，吃不完。」

第二天，她等我們吃過早飯，就背上背筐，忙去趕場。兩點鐘以後，就見她紅着臉，喘着氣，手裏拄着根樹枝兒，在那兒爬上小山來了。



她一走進屋裏，忙把背篋裏的東西一件件的拿出來，糯米兩升，粽葉三畝，此外就是當天吃的小菜。她從一個髒手巾包裹裏，拿出一些錢來，說「這是多的錢，還剩二十五元。」

「你怎麼不買些肉做粽子餡子？」我隨便問。

「什麼？粽子裏肉？」她詫異的說。「光是糯米就成了，你們要講究，吃的時候放點白糖，我只要一點黃糖。」

她說完，往廚房裏去了。忙完了一頓午飯，就開始裹粽子。我看着好玩，也要裹，她却說我只會給她找麻煩，「算了，好小姐，去看你的書去吧，等會兒你吃就是了。」

怕她老人家不高興，我走開了。天色快黑的時候，她端着兩盤冒着熱氣的白粽子來了。

「先生，小姐，快來吃粽子。」她放下粽子，又替我們點了盞燈，「天都黑了，還看什麼書。」

我們笑着坐下。她又去拿了白糖來，糖糝在粽子上，立刻融化了。他好像發現了糖有髒東西，就伸出她那髒黑的手指來檢。

「好，好，我自己來，」我連忙拿起了筷子。

我跟哥哥吃着粽子，不住的讚她做得好，她笑迷迷的把嘴都裂開了。自己原知這是傑作，聽人稱讚並不是意外，可是總按不住那份兒高興。

「你也拿點白糖去。」哥哥讓她自己拿，她只拿了半匙。

第二天，我有兩個朋友來，她們都愛吃粽子，我叫江大娘端來，特地說明還是她一手做的。兩個朋友對她都和善，也不住的稱讚她。她不等她們吃完，又去剝了幾個來，硬要她們再吃，又連連說，「鄉下人做的東西，好吃也比不上城裏的。」

夏天晚飯過後，我們總在廊下乘涼。江大娘做完了她的事，端了一張矮凳，也來加入。蚊蟲多的晚上，她總到山下去拔些野草來，堆成一堆，點着個稻草把，放在草堆中間，讓她發出濃濃的白煙，趕開那些刺人的蚊蟲。她一手拿着扇子，把煙慢慢的扇開，一面就講她的故事。透過那陣漸散漸稀的白煙，我看到她那網滿了皺

紋的老臉，泛出回憶的微笑。燧兒漸漸的升高，灑散在夜氣中。江大娘勞叨的故事一幕幕的展開，灑散在我們的想像中。我踏進了另外一個世界。那個世界充滿了真實，儉樸，自然；生活在那個世界裏的人，對於人生的變化，看得那麼平凡；對於心底的情感，看得那麼輕淡；他們所珍惜的，所重視的，只是片刻的現實。

她的身世，正如許多又老又健又孤又貧窮的苦老太婆一樣。生下子就沒有入愛惜，長得才板凳那麼高，就得幫娘燒飯，洗衣服，在自己家裏苦了十幾年。轉到別人家裏去，依然每天得勞動身上的每一絲肌肉。孩子生下來了，跟她自己小時候一樣的餓，一樣的沒有東西吃，一樣的沒有衣服穿，一樣的沒有人愛惜，孩子漸漸的長大，男的苦得像他們的父親，女的苦得像她自己。可是她比他們多受一些磨折，她看她自己的兩個兒子，一個女兒，苦苦的死去。於是她老了，孤獨了，剩下一個八歲的外孫，算是她老年唯一的安慰。她疼他愛他，有生以來埋藏在心裏的愛戀的感情都寄託在他身上了。

可是，當我正高興她有一個心愛的人的時候，她輕輕的說，「去年八月間死

了。」

「這樣悽慘的孤苦的人生！」我不禁打了個寒噤。我的眼光立刻注在她的臉上，想懂得什麼是真正的痛苦的表情。然而，使我奇怪的，她的臉上還是那麼平靜，那雙微微眯着的老眼，那張淺淺的裂開着的嘴唇，看起來微笑還是留在她臉上似的。

「什麼都是命，留不住的人再也留不住，」她淡淡的說。

「你難過嗎？」我禁不住點穿了問。哥哥看了我一眼。

「難過有什麼用？死的已經死了。都是命裏注定的。」

是的，「都是命裏注定的」，要是她不這麼竭誠的相信，她將感到多大的苦痛？她又怎麼能得到片刻寧靜的心境，我默默的盯着她那滿是等苦痕跡的老臉，尋找她那寧靜的表情，尋找她那順從天命的靈魂。她正在看天上的星月，我不願再打擾她，我有些害怕——害怕她會從那寧靜的夢中驚醒。

我跟哥哥都覺得，在我們家裏，江大娘尊敬的是哥哥，疼愛的是我。我的主張

她也許會提出抗議，可是哥哥的主張她總是依從。我原不怪她愛男孩子，只怪她彷彿只愛哥哥一個男孩子似的。

我們有兩種米。學校裏領來的米，又糙，又黃，又多雜質；另外出了大價錢買來的米，可潔白光潤。平常我們三個人吃飯，總是吃糙的那一種，等有客人來，才用好米。這規矩江大娘早已知道。

有時同學來看我，我留她們吃飯，江大娘即使已經洗了壞米，也會趕着換好米。所以，我的客人沒有不說我家的飯特別好吃的。可是對於哥哥的幾個常來的朋友，她就不守這個規矩。有時候，是她不願意另洗一回米，哥哥還原諒她；可是有時候，哥哥的朋友來得很早，她米還沒有洗，她却依然洗那種壞米，有意要使客人難於下嚥似的。對於這個，哥哥很不高興。有一回，我問她，

「爲什麼又用壞米？」

「還不是一樣的吃，」江大娘很不服氣的回答。「你也吃得，他們就吃不得？他們一個個都要吃三碗四碗。哪兒有這麼多的好米留給他們吃！」

哥哥只好笑了。我也笑了。

「那些男孩子蹦蹦跳跳的野得很，我真不喜歡他們。」

誰曾想討她喜歡呢？她一生又喜歡過幾個人呢？把人生情感看得那麼淡薄又那麼真摯的人是難得有所愛好的。然而稀少的情形畢竟是可貴的——雖然出於一個又破又髒的老太婆。

她的真實更使我們敬愛她。一個朋友來看我，那一天空氣潮濕而沈悶，朋友坐下來就皺起鼻子嘆，「什麼怪味兒，你聞？」我也皺起鼻子用力的聞，果然有一股酸味，很覺難受。江大娘在旁邊倒茶，不慌不忙笑嘻嘻的說，「什麼氣味，還不是我的汗臭。……我沒有像你們那樣天天的洗澡。」說着，她走開了。骯髒在她原不認爲可恥的事，這樣真實的自認，使我們不好意思再說什麼了。在無形中，我常感到她那份兒真誠的力量，使我不敢自傲。

冬天，我們捨不得一早離開那暖烘烘的被窩。頭先幾天，她只是看我們，後來她可來催我們了。第一次，她站在我房門外說，「小姐，可以起來了。」我只應了

一聲。她見好久沒有動靜，第二次敲着房門大聲的說，「可以起來了，洗臉水燒了又冷，冷了又燒了。」我給她說得不好意思，只好披上衣服，走出房門，看見哥哥也正在扣鈕扣。兩人禁不住會心的一笑，說，「來了一位娘了。」

天氣很冷，她却一直沒換上棉衣。問她爲什麼，她說她已經好幾年不穿棉衣過冬了。我開了母親的箱子，檢一件舊棉襖給她，叫她馬上去換。

她把棉襖接下，翻來翻去看了很久。

「還很新呢，就這麼穿掉，可惜了，」最後她這樣說。

我告訴她，所以把棉襖給她，原爲怕她受冷，要是她留着不穿，就等於沒有給她。她連忙說，「不，不會受冷的。我是做事的人，不比你們光用心思，而且，我就這樣也過了好幾個冬，沒有害過一回病。這件衣服我留着，做客穿。」她說着，就把棉襖疊得方方的，去藏好了。我沒有話跟她爭辯。以後，我從沒有看見她穿過那件母親已經穿了好幾個冬的舊棉襖。她每天忙着忙着，是不會有空兒去做一回客人的。也許到她老死睡進棺材的時候，才會把那件棉襖穿上身吧。那時候，她

把一生該忙的事都忙完了，於是把頭髮梳梳光，臉洗洗乾淨，換上一件乾淨體面的衣服，離開了她那侷促的，零亂的，可憐的世界，去到另一個世界做客人去了。但願那個世界會好好的款待她，讓她那忙累了的身心在那兒得到永遠的憩息，再不必脫下那件寶貴的棉襖，換上那件破爛的衣衫，像先前那樣抖抖索索的忙來忙去。

冬天過去了，江大娘檢柴回來；有時候給我帶回來一把鮮花，供在案頭；有時候摘一把艾葉回來，做幾個饅饅吃。下課回來，伏在案上，看着她插在瓶中的鮮花，嘗着她端來的粗粉饅饅，感覺到無窮的閒趣。

暑假將近的時候，因為我們打算回鄉去一趟，我跟哥哥都在考慮江大娘的去留問題。不知道什麼時候才回來，回來之後，又要住到學校宿舍裏去，我們最後決定不再留江大娘了。可是我們沒有正式告訴她，只在她面前屢次提起暑假中要離開的話。她淡淡的笑着說，「這變熱都要回去。」

最後我們決定七月半動身，七月初，我們就正式告訴她，只半個月，我們要走  
了。



「真的要走了？」她懷疑的問我們。  
「真的，要很久才回來，」我緩和的說，怕她心中難受——其實我們自己心中也難受。

「你們走了，我也要走，」她平靜的說。

「你到哪兒？」

「哈哈，怕沒有地方去嗎？」她是真的在笑。「還不是去幫人家。那邊山上黃家要我去，對江楊家也要我去。」

我心裏誠然高興她有路可走，可是眼看她那份兒忠誠慈愛將為黃家或楊家所得，未免有點妒忌。

「我們走了，留着有米有鹽，要是你暫時不離開，還够吃的，」哥哥這樣說——這是我們倆的豫計。

「不，用不着，」她堅決的說。

我突然覺得她對我們太理智了。爲什麼把人生最難受的別離，看得那麼輕淡，

那麼平凡？難道她對我們，只是一般傭人對主人那麼無情，那麼疏遠，而她對我們的一片忠誠也只是少數工錢的代價？在她的心中有沒有「情感」？難道她的心已經給六十多年人生的火焰燒成了焦炭？我望着她一手提着把開水壺，一步一躡走出去的背影不覺呆住了。

動身前的一個星期中，我跟哥哥每天忙亂着，到晚上，才有工夫跟江大娘交談幾句。她對我們仍然那麼關心，問我們可曾預備好了這樣那樣。我接着纔問她決定到哪一家去。

「不去黃家了，」有一次她對我說。「他們家人太多，我管不了那麼許多。還是去楊家，他們只三個人。你們一走，我就去。」

原來她做過人家的傭人，就要把整個的心放在做「傭人」上。她對我們這樣忠誠，理由並不在於我們，只要——只要是她的主人，她就對你貢獻她那份兒忠誠。這是她的倫理觀念。

動身前一晚，本來請了兩三個朋友吃晚飯，可是天不做美，下了一整天的雨，

江大娘忙了一天弄出來的幾樣好菜，只落得我們自己享受了。我跟哥哥都感到掃興。哥哥自己倒了一杯白酒喝。我突然想到江大娘也愛喝這麼一兩杯，何不叫她來同吃。

我到廚房去叫她。她先說「不可以的」，隨後，解下了圍腰，拍掉了頭上的柴灰，笑迷迷的出來了。

我們三人各坐一方，另外一方放着盞油燈。這樣平靜的冷清的饒行，我們還是第一次遇到。江大娘愛吃肥肉，愛吃豆腐，那晚上都有。哥哥一連給她倒了好幾杯白酒，把她臉都燒紅了，她有點醉了，話嘮嘮叨叨的再也說不完。

「真的，好久沒有喝這麼多酒了，」她放下酒杯說。「前年死的那個外孫滿月那一天，我倒也喝了這麼多酒。」

我怕她傷心，竭力避免接她的話，她却似乎偏愛說那些傷心事。她說到她男人怎麼死，她大兒子怎麼病，她二兒子怎麼去當兵……於是又回到她那最疼愛的外孫。埋葬在她心頭，使她的心麻木了的往事，在酒醉以後，又都復活起來，生長起

來了。我跟哥哥面對面坐着，一語不發的聽她說。這類往事的重提，她感到苦痛呢，還是感到宣洩的舒適？從她那燒紅了的臉上，燒紅了的眼中，我實在無法辨別。

最後，她問我們什麼時候上船。

「一清早，」哥哥說。

「喔，那你們該睡了。明朝我起早點，叫你們。」說着，她收拾了桌上的殘屑，同廚房去了。

「真是可憐！」哥哥歎息說。

我似乎更懂得這「可憐」兩個字了。把隱藏在心中的痛苦，在人前暴露了一番，僅僅取得「可憐」兩個字的評語。誰能想像這兩個字包含多少艱辛！誰能了解取得這兩個字的評語需要多少力量！

第二天，天還沒有大亮，她就叫我們醒了。跟往常一樣，她端洗臉水來，她搬早飯來，只是她走路時把步子放得更快了些。我們把行李捆好，她就忙着下山去

叫挑夫了。我從窗口望出去，見她兩隻小脚一拐一拐的在石級上搬動。隨後她的身體給晨霧遮掩，看不清楚了。最後，我眼前只見白茫茫的一片——然而我知道，這白茫茫的一片之中，她在向前走着。

## 門房老陳

兩年以前，在××大學讀書的楊君和我閒談，談到學校的小工，她笑嘻嘻的說，「我們宿舍的那個門房，待我們好得了不得，我們也個個對他好。」

「噫，」我無所謂的應着。

「上個月宿舍裏着了賊，」她很有興致的說，「警察局把所有的工人拉去坐班房。我們給他送菜去。我們又去保他，關了兩天，他首先放出來了。」

雖說自己也是個女學生，聽了這個話，不免覺得女學生「太重情感」了。

去年，我考進了××大學，某日下午，我坐着黃包車，帶着箱子鋪蓋，往宿舍去。到了那兒，從門房的窗口往裏望，看見一個四十開外的工人在抄寫東西。

「喂，管理先生在不在？」我問。

「出去了，沒有回來，」一口湖北腔，一邊說，一邊還在寫他的字。

我焦急着牀鋪的問題，希望立刻搬進去。

「新生進宿舍，非得等先生回來嗎？」

「當然，要讓先生規定了牀鋪，才可以搬進去。」他站了起來，把頭伸出窗外，看看我的行李，又向我打量一下，說，「行李先放在這兒。」於是他走出來，把我的行李搬進了門房。他見我的眼光在考慮安放的位置，「放心，不會掉，」他笑嘻嘻的說，露出了一顆壞的金牙齒。「你留個姓名在我這兒，等先生回來，我告訴她，讓她替你排牀位。」

他又回到原位，拿起筆來。我無聊得很，直看他矮矮的坐在那兒，規規矩矩，一筆一畫的登記同學們寄出的掛號信。一會兒他擡起頭來，對我說，「去要一下吧，先生回來還早着呢。」

一個意念突然在我心頭閃出，楊君說起的那個門房，還會兒見着了。

在宿舍裏住了一個星期，我和同學還是非常生疏，連姓名都叫不出來。最熟悉的，似乎是那個門房，他的名字不斷的在我耳邊響着。

「我讓老陳把行李搬上來。」

「我要老陳打個電報回家去，說我到了學校了。」

「我得叫老陳替我……」

我躺在牀上，看着老陳一次又一次的跑進又跑出。

「×先生，你的行李。」

「×先生，你要買的東西。」

「×先生，你教我……」

他光頭，紅臉，矮個子，右肩有點兒往下斜，一身粗藍布中山服，挺挺的，也還乾淨，光着腿，脚上是一雙土布鞋，走起路來，又穩重，又迅速。他不多說話，老是笑嘻嘻的，那笑絕不含有自卑的意味，却像一個長輩看一羣孩子長大起來，心中自得其樂似的。他把一件件事做得那麼妥帖，讓我想起了楊君說的「待我們好得了不得」的話，我相信她的話並非誇張。

一天，我經過門房，老陳把我叫住了。我正在奇怪，來了才七八天，還沒有差



曉過他，也沒有接到過一封信，怎麼他記得住我的姓名，他把頭伸出來了。

「城外你有熟人吧？」這一問弄得我有點莫名其妙，熟人？好像有，又好像沒有。他見我楞住了，趕忙接着說，「姓藍的。」

「喔，有，」我這才知道他指的是哪一家熟人。「做什麼？」

「一位女太太，上午來看你，你不在房裏，她叫我告訴你，這星期天去她家吃午飯。」他把頭縮進去了。我想要走，他的頭重又伸出，大聲的說，「她叫你早點去，可以多玩一會兒。」

我回轉頭，正看見他的笑臉的側影。我突然感到一種親切的情味，那在後的一句話，好像是他特地添上的，他好像一個老保姆似的，有意慫恿小孩子離開錮閉的房間，到外邊去野一會兒。我默默的在街上走，後邊來了重重的脚步声，我一聽就知道是老陳。果然，不一會，他走在我前頭了，身上掛一個褐色的布袋，我知道他是往郵局去了。

在宿舍多住了一些日子，就知道老陳是宿舍裏最重要的人物，要是少了他，宿

舍裏會混亂到怎樣程度，誰也料想得出。送信，取信是他，押送碾米是他，傳達管理先生與學生之間的消息是他，關門，熄燈是他，貼布告，管帳單是他，同學買東西，與外人禮尚往來，一切全靠他。他始終不慌不忙的，淡淡的笑着。同學們對他和氣，有幾分敬意，工人們對他客氣，有幾分畏懼。

宿舍大門，每晚九點鐘上鎖。如果必要晚歸時，可先行請假，讓小工等門。這個規則大家都知道，可是誰都嫌請假麻煩，要是有事非晚一點回來不可，就只對老陳說一聲，「老陳，我有點兒事，九點過後才能回來，你等我一下。」他聽了，總是懷疑似的淡淡的笑着，反問你一聲「有點兒事？」這時候，你就知道不會給關在大門外過夜了。晚上回來，只要輕輕的喊幾聲，就有人給你開門。也許就是老陳，他開了門，往往埋怨似的說一聲「不早了。」要是老陳吩咐了年青的小工，你準會看見一個睡眼朦朧的臉相，一邊開鎖，一邊打呵欠。

有一時期，校外一個劇團演「日出」，晚上七點開幕，十一點散場。同學們都要去看戲，可是懶得請假，就麻煩老陳，要他等門。這樣一連有三四天了。趕上我

要去看戲的那一天，先生出了一張佈告，說要去看戲必先請假，然後留門，否則記過一次。我只得走進先生的辦公室。

老陳也在那兒。他站在先生的桌子前，先生正跟他說話。

「你說昨天哪幾個同學去看戲來着？把名字說出來。」先生拿起了筆，預備記錄。

「沒有弄清楚，」老陳回答。

「是你開的門，怎麼會弄不清的？」

老陳想了好久，才說，「有王××先生。」

「她是請了假的，我知道。還有呢？」先生顯然有點生氣了。

老陳禁不住好笑了，說，「我真沒有看清楚，給她們開門，眼睛都沒有睜開。」

「從今天起，再不准作這樣的事了，」先生放下手中的筆，嚴厲的說。「你是老門房了，學校的規矩總該知道。我雖說才來這兒，可得把什麼事都弄上軌道。」

老陳只笑了一笑，望了一下站在旁邊的我們同學，稍稍仰起頭，走出去了。他

那滿不在乎的神態實在有趣。真是一個老門房，一個真心愛護同學，同學也敬愛他的老門房。在一個剛來管理這批學生的先生面前，受了一頓教訓之後，這樣滿不在乎的一笑，真是最好的答覆。我覺得他這一笑透露着他對同學的寵愛與偏心，以及對自己的滿意與驕傲；他那爲了同學的任性和自己的隨便所受的委屈，在這麼一笑之下，也就算不得什麼了。

爲了晚上沒有按時熄電燈，老陳也受過好幾次委屈。熄燈照例在十點。同學有事，或者想多看一會書，或者想趕製一件衣服，就到門房關照老陳，請他遲一會兒熄燈。

「什麼事這樣忙，白天作不完？」他會這樣問。

「只遲半點鐘，我來不及呢。」

他笑着走開了。可是誰都知道，這表示他已經答應了。

爲了這個，先生也不止說過他一次。「睡眠時間不充足」，在老陳原是想不到的，正如頑固的老人，只知寵愛，小孩子愛吃，就讓他吃，想不到多吃會壞肚子，

後來先生一定要他按時熄燈，他就想第一次預備熄燈與第二次正式熄燈的時間隔得很開，他似乎要我們在第一次燈暗之後，趕忙預備睡覺的事，不要待燈熄了連被還沒有舖。

聽同學說過，誰花錢多了，老陳也要管。同學在銀行裏存錢取錢，大多由他經手，如果一個月內教他取了兩三回錢，他就不免要嚷着說，「前幾天才取了錢，怎麼又要取了！」

有一次，我得了蘇州一個同學的結婚喜訊，心裏很高興，立刻寫了一封賀信，想想這該是老陳出去寄信的時候了，急忙跑到門房，說，「老陳，寄快信。」

他拿起我的信看了一眼，放在一旁，慢慢的說，「何必寄快信，平信還不是一樣的到。」

「總要快一點呀。」我多少有點不服氣，心裏想，「爲什麼寄封信都要你嘈嘛呢？」

「快嗎？說不定還要慢些，」他還是那樣笑嘻嘻慢吞吞的說，同時又提起筆來

登記同學們發出的信件。一會兒，他又用說笑話的口氣說，「你要多花些郵票，還不是可以。」

給他這樣一說，便覺得不好意思，只好搭訕着說，「貼了的郵票，撕下來也麻煩。——你這樣一封封的登記，不嫌麻煩嗎？」

「不，」他說，「天天做慣了的事。」

同學寄信往往就那麼摔給他，有的沒有貼郵票，有的連封口都沒有封。老陳就替她們封好，貼上郵票，又記下某月某日某人寄信用郵票多少。錢到將來一總付他。

他幹這些工作成爲興趣了。我看他翻着一個個的信封，歸了類，放進袋子裏，帶些誇耀的口氣說，「天天有這麼些信。」然後把袋子掛上身，一步步的走了出去。我覺得讓這麼個好人嫌我浪費，不免有些慚愧。他那種平淡的，好意的勸告，又使我感到不安。要是對他自己的子女，該不會這樣溫和吧？該有時候罵他們幾聲，訓他們幾句吧，可是他對我們，老是那麼變和氣，即使有什麼不滿意的事，也只

輕微的說一兩句，笑一笑，就算了。好像他與我們之間，還隔着些什麼似的。也許就是「門房」兩個字吧。正因為這樣，使我們覺得他的態度更可親近。

又有一次，我在門房裏封了信出來，老陳把我喊住了。

「胡先生，拿兩包花生米來。」

我看他笑嘻嘻的，一時不知道回答他什麼好。

「拿兩包花生米來，調回你的東西。」他還是那副神情，我還是莫名其妙。他把一枝鋼筆給我看，我才知道我的鋼筆留在他桌上了。於是我笑了，他也笑了。他也沾染了同學間的習俗，檢了人家遺失的東西要調東西吃。我想就在大門口買兩包花生，又怕他不要，弄得不好意思，就跟旁邊一個同學商量。同學說，「反正是難得的，你買了吧。」我就買了兩包花生和他調鋼筆。

他見我真個買了花生，臉立刻漲紅了，十分不好意思的說，「說說玩的，誰真要花生，你自己去吃罷。」

我怕他一定不要，連連說，「好玩的，好玩的。」

「我吃一包，」他把鋼筆遞給我，又退還我一包花生，「以後可得好好留心，掉了還要買餅乾呢。」

我原知他要說我幾句，沒想到他還在不滿意上一天的事。有一個同學在教室裏掉了一支鋼筆，給男同學拾去了，認領回來，教老陳買一斤餅乾去謝他。

「什麼？用得着一斤餅乾！」老陳很不滿意的說，「十塊錢花生足夠了。」

那同學覺得十塊錢花生太少，還是掏出三十幾塊錢，買一斤餅乾。老陳雖然接了錢，他那神色却顯出老六不願意。

我接了鋼筆，覺得很不好意思。心想買兩包花生米，原只是好玩，却又讓他嫌我花錢隨便，彷彿自己又做錯了一件事了。幸好不一會兒，他打開了那包花生，一顆顆的送到嘴裏，我才輕鬆的走了開來。

我只見老陳發過一次脾氣。有一天，他上郵局取信，回來得特別晚，午飯已給工人們吃得精光，他大概是累了，又餓了，於是漲紅了臉，罵着廚子，「什麼事也不管，煮飯都煮不合式！」同學見這情形，覺得過意不去，就叫廚子打米，給他煮



飯。

他平時對別的小工，像個德高望重的老長輩，他命令他們工作，把工作分配給他們，他們無有不服從的。每天晚上，幾個年青的小工都要出去耍一下，他就一個人守着門房。我們在晚上走過門房，常常很自然的朝裏面望一望。靜悄悄的燈光下，他一個人看着一張兩三天前的報紙，或者低着頭一筆不苟的給他兒子寫信。據說，他家裏種得有十來畝田，兒子都長大了，能做事了。他若要回去過些安逸日子，未嘗不可以。可是他甘願在這兒當個門房，一切都做得頭頭是道，毫不厭倦。他認他的職務就是他的興趣，在同學對他的親切之中，得着了無窮的安慰。

快要放假的那一個月間，同學忙着看書，準備考試，便把什麼事都交給老陳去辦。歡送畢業同學會的大部分事務方面的事，由他妥妥帖帖的辦了。開會那一天，前幾年畢了業的校友回來參加，見了老陳特別親熱。老陳笑嘻嘻的跟她們說話，好像老太太見了遠嫁的女兒。

放假時，一批批的同學回家，幾乎都由老陳替她們僱好了車，搬上行囊，笑嘻嘻

嘻的送她們離去。他知道這離去的一批人中，多數是要回來的，他將來還得爲她們忙碌。就是那些不再回來的，她們也會惦念着他，把他保留在記憶裏。何況，將來還有一批新來的人夠他忙碌呢。

## 大衣

女兒看見旁人穿上了大衣，朝母親說，「我也要做件大衣。」母親不回答，似乎沒有聽見。

過了幾天，母親開箱子，翻着一條灰色毯子，翻來翻去翻了半天才拿出來，自己朝自己說，「好，讓她做一件吧。」

這條毯子，祖父生前每個冬都用着，年月既多，顏色轉了黃，黃裏又帶着些烏，看來不乾不淨的。可仍然是條好毯子：雖然絨毛給磨光了，四邊的女緞只賸些絲絲，但是本身還有一兩分厚，而且沒有一個小洞眼兒。祖父愛惜這條毯子，看見好太陽就取出來曬，放進箱子裏，決不忘記擱點兒樟腦。祖父去世之後，母親保管，還是跟祖父一樣的派頭。

女兒嫌毯子的顏色不好看。父親說，「現在市上通行的正是這種灰黃色的大衣。」

母親說，「這條毯子顏色雖差些，却是道地的外國貨，俄羅斯出品，現在市上哪兒買得着這種堅實的料子。只要式樣時新，還不是件好大衣！」

「好吧，」女兒委屈的點點頭。

母親預備好了針綫刀尺，開始裁縫。一剪刀剪下去，保存了三十多年的毯子就破了牠的完整。

大衣整整縫了六天，把母親累壞了。女兒花頭多，領子要圓的，袋口要斜的，肩頭要聳起的。母親縫了又拆，拆了又縫，白費了許多時間，也白費了許多棉線。父親在旁邊說：「可以了，可以了。」女兒總是嫌這嫌那的。好容易一點頭通過，可是頭都點得不大肯定。母親的腰也彎瘦了，手指頭也刺痛了，然而大衣總算完功了。

女兒穿上新大衣，把頭抬上拍下，轉來轉去，懷疑的看着自己。又在父親母親面前走來走去，側身彎腰，作種種姿勢。

「領圈太大了吧？」女兒的頸頸在衣領中轉動。

「不，正好，」父親立刻回答。

「袋口開高了吧？」女兒的兩手插進口袋。

「不，插手剛合式，」父親又立刻回答。

「肩頭聳得太高了吧？」女兒的頭向左向右，一雙眼珠子往眼角邊梭去。

「不，不，現在就通行這個式樣，」父親不尊她說完就把她擋住。

「女兒不再作聲了。母親輕輕的歎一聲氣，收拾起桌上的碎料殘線。」

女兒總想看看自己穿了新大衣成個什麼樣兒，就取鏡子在手。可是見了左肩見不着右肩，見了前胸又見不着兩袖。把鏡子放遠些，也還是顧上不顧下的。她廢然了，放下鏡子，重行驅遣自己的眼睛，儘在自己身上打量。

吃晚飯了，女兒把新大衣脫下，小心的鋪在床上。吃過了飯，又穿上身，再作打量。「到底什麼樣兒呢？」她的眼睛不能給她個回答，她苦悶極了。過了一會，好像突然想起了什麼，她往外跑去。

她到了最熱鬧的街道，那兒多的是大商店，打大商店的玻璃櫥窗裏，她要好好

的看一看自己穿上了新大衣整個兒的姿態。

她站在一家百貨公司的玻璃櫥窗前。怎麼，櫥窗裏並不見她自己出現！電燈照得那變亮，只見口紅管兒像一排子彈，紗圍巾兒摺成春天的大蝴蝶，搪瓷的漱口杯跟臉盆兒彷彿象牙雕的，鵝黃的湖綠的玫瑰紅的衣料偏疊着挂下來，宛如一道奇麗的瀑布。啊！正中的人體模型，披一件玄色絲絨大衣，那閃爍的光彩，那柔和的線條，那精緻的縫工，似乎湊合成一句誇耀的言辭：「看我這件大衣！」她不敢多看，就走開了。

她站在一家糖果店的玻璃櫥窗前，還是不見她自己出現。燈光不但在點心糖果上塗上一層光彩，並且，似乎把那些東西的滋味也照了出來。只見一隻手執着個發亮的銅夾，正在夾起一塊塗滿奶油的蛋糕。她的舌頭起一種莫名其妙的感覺，嚥了口唾涎，立刻走開了。

三  
她知道在大商店的玻璃櫥窗前只有失敗，就拐個彎，走一條比較冷靜的街道。那街道上也有店鋪，那些店鋪也有玻璃櫥窗，電燈光並不怎麼亮，沈沈欲睡

似的。

她走到一家皮鞋舖前，對準那矮矮的櫥窗，作個準備姿勢，然後抬起頭來望。「出現了！」她看見了自己的影子，正要仔細端詳，一個店夥迎了出來，帶着笑臉說。「請進來看看吧。」她怔了一下，只得走開。

她向前走了一會，又看中了一家布店的玻璃櫥窗，剛停住步，就見兩個夥計似乎要迎將出來。她想「不對，」於是又放開了脚步。

她終於找到個稱心的玻璃櫥窗，儘可以照，不致受人打攪。那是一家理髮店，裏面點一盞昏暗的電燈，兩個理髮匠都在打瞌睡，不走進去，他們該不會醒過來。她放了心，舒一口氣，站住了。

她朝玻璃櫥窗望了一眼，看見了自己的影子。「這回可照成功了！」可是，怎麼的！大衣的兩個肩頭一高一低，一胖一瘦，簡直是個怪模樣兒。衣領角兒翻在胸前，像兩隻豬耳朵。啊！兩個口袋也不對，高低不齊，闊狹不等，緣口又都是彎曲的。三顆鈕扣兒，第一顆跟第二顆離得那麼開，第二顆跟第三顆又擠得那麼近。她

側轉身子，只見左袖管非常之長，扭轉，凸凹，毫不平帖，袖口像喇叭似的張開，哪兒成個袖管的式樣。又看大衣的下擺，緊緊的裹住膝蓋，彷彿穿了件太短太小的旗袍。

她頹喪的吐一口氣，眼光轉到自己的臉盤。只見一粗一細的眉毛，塌了下去的鼻子，歪斜的嘴，不規則形的模糊的輪廓。這是她平日熟識的自己嗎？

她打了個呵欠，自己朝自己說，「倒楣，又碰着這麼壞的一塊窗玻璃！」一陣風帶來了寒氣，她把大衣領子裏裏緊，逕自回家。

「到哪兒去了？」母親問。

「同學家裏，」女兒回答。

「她說你的大衣怎麼樣？」母親的聲調顯出她的熱心。

「說好得很。」

「領圈大小呢？」父親插進來問。

「剛好。」女兒打了個呵欠。



「口袋高低如何？」

「正合式。」

「那麼肩頭呢？」

「非常時髦。」又是個呵欠。

父親母親都放心似的笑了。女兒脫下新大衣，不經心的往椅子上一扔，睡了。

女兒一直穿着那件大衣。旁人朝她說。「你的大衣不好看呢。」

「真的嗎？」她說。

「送到裁縫舖子裏去改一下吧。」

她不說話，只是笑一笑。

她也不想再照什麼鏡子。「大了嗎？短了嗎？反正領圈，口袋，肩頭都還合式。而且，料子是現在市上買不到的好貨色。而且，這至少是一件大家公認的大衣。」

## 默想

學校規定晚上十點鐘熄第一次燈，一刻鐘之後熄第二次，再一刻鐘之後，燈又熄了，這就再也不亮了，直到第二天天黑了的的時候。

雖說熄燈有一定的時間，我可向來不準時睡覺。人累了，眼睛只少竹片兒來撐住的時候，不管他是八點九點，也就倒在床上，一覺睡到大天亮。勤奮的時候，鐘打了十下，還是坐着看書，對於一次又一次的熄燈，不免發生仇恨；好像自己受着一種極大的威脅，想反抗又不能，除了乖乖的立刻上床，免得等會兒暗中摸索以外，再也沒有更好的辦法。

這種經驗也不止一回，每一回總使我對於時間的不肯停留，發生一種莫名其妙的畏懼與憎恨。

或者是第二天的功課沒有預備好，或者是正在讀一本小說，讀得津津有味，第

一次熄燈了，我不上床，心裏想，反正還有半個鐘頭，不妨再看一會兒。等到第二次燈又熄了，還是捨不得放下手裏的書，便朝自己說，「再看五分鐘吧。」直捱到不能再捱，光明的時間只賸一兩分鐘了，這才丟下書本，趕忙鋪床，結果常常是鞋也沒有來得及脫，燈就熄了。整個屋子黑漆漆的，我就摸着枕頭的位置，慢慢的把身子放鬆。我大大的睜開眼睛，想在黑暗中找見一點光亮，可是除了僅能看到的——些黑的和更黑的形象以外，什麼也分別不清。於是我在黑暗之前屈服了，心裏充滿了受辱的委屈，漸漸進入夢境。

這種受着時間威脅的情緒，有幾個晚上特別濃重。爲了怕摸着鋪被解衣，我決定在熄燈之前上床，就此躺着看書，直到最後一秒。可是，每當熄了第二次燈以後，心情就緊張起來了。明知一刻鐘的時間會極快的溜過去，却想在這短短的時間中讀到某一頁的某一段，就不由自主的時時估量那賸下的時間，「大概只有八分鐘了，」「至多只賸五分鐘了，」同時眼睛像飛跑的馬似的掠過那一行一行的字。離開我預計看完的段落越近，四週立刻變成黑暗的可能性也越大。我用了我所有的

力量爭取時間，只有三行了，只有兩行了，最後一行了，可是——可是燈熄了，無情的熄了，再也沒有法子知道那最後幾個是什麼字。我睜大了眼睛，希望目光穿過那黑暗，找到一點光明，享受一點勝過時間的驕傲。然而黑暗是深廣到沒有邊際，我的失敗是注定的了。

要是我能重新把電燈開亮，要是我能點上油燈，要是我能讓時間溜過却不影響到我享受光亮的時間，那麼這種感受威脅的滋味再也不會有了。可是，我不能。除了輪在黑暗之中抱怨以外，我什麼也不能。

「要是白天多看一分鐘的書就好了。」

「要是白天能多讀半點鐘，今晚就能把這本書讀完了。」

要是白天會珍惜時間，要是白天會珍惜光亮，如同對於熄燈前的一分一秒一樣，我該完成了多少該做的想做的事情呢！在白天，我無聊的玩兒，我無聊的撩天兒，讓光亮的白天偷偷的溜過，直到最後的幾分鐘，我才追趕他，太晚了，他已經去遠了。於是我希望第二天他的歸來，藉以彌補前一天的錯失——可是，失去的時

間是可能彌補的嗎？

把光亮的開頭比做人的初生，那變黑暗的降臨就是人的結局。把人的一生看作較長的一天，那變安靜的躺在墳墓中的時候，就是一天完畢，黑夜開始了；這黑夜將永遠的延續下去，再也不會天亮。

想到晚間受到的那種無可抵抗的威脅，想到晚間那份珍惜時間的心情，就覺得浪費每一分有光亮的時間，對自己是不可恕的罪行。讓造物的可愛而有限的賜予，在我們手裏輕輕的消耗掉，事後所能有的只是毫無用處的悔恨，這種罪行是賊害我們自己。

人生的路程若算是一天，那變現在我們向前走着，太陽正高高的照着我，離開黃昏時分還有很長的一段時間。但是，我終究會望見那盡頭。一會兒，太陽西移了，影子轉了向，漸漸的伸長；而當一切影子見得很长很淡的時候，太陽將突然消失在山谷裏，於是一切的影子消滅了，只賸下蒼茫的暮色。其時黑夜已在大踏步走近來，他將佔有我的生命，直到永遠。

要是人能夠復活的話，在另一天蘇醒過來之後，他立刻要去做的一定是他臨死時心裏記掛着的事兒。他也許會行善，藉以抵償前生的惡行；也許會用功，藉以彌補前生的無知。對於前生不滿意的兒，他都會竭力的改正。可是，誰能夠死了又復活呢？

要是在陽光融融的時候，躲在牀上睡懶覺，等到醒來，却已夕陽斜照，其時心想還有不少事情要做，不免焦急起來，忙亂起來；太陽却全不顧到你這些，他決不爲你的焦急和忙亂而延遲一步。要是把一生浪費了，等到將要去世的時候，躺在病牀上，心想一事無成，此生虛度，於是焦急，惶恐，絕望，忿恨佔有了整個的心靈；然而還有什麼用呢？白天過了就是黑夜，人生之後就是死亡，你怎能忘了生命與白天同樣的短促？你怎能忘了死亡與黑夜終於會到臨？

要是能乘早做了一切該做的事，搶在時間進行之前一步，那麼，事後的焦急，惶恐就可以避免了。事後的焦急，惶恐會刺傷你的心，使你的心沒有一刻安寧，直到生命的止境。

誰願意夜間有夢來擾亂安眠？更誰願有噩夢，狂魔？恬靜的安眠，是夜間的幸福。努力了一天，身體疲勞了，心靈却很寧靜，倒在床上。雙眼自然的闔上了。要是白天沒有把該做的事做了，倒在床上，自責與悔恨之心就跟上來煩惱你，使你翻來覆去，再也不能入睡；幸而睡着了，夢中還是在自責與悔恨。忍受這種煩惱原是應該的。消費那永不停留的時間不能不付代價，努力，或者忍受煩惱，隨我們自己安排。

不要在夕陽斜照的時候感受煩惱吧，那正該是休息的時候。要是曾經努力的過了這一天，那正該在夕陽柔和的光波之下，靜靜的享受些清閑了。草地上也許還有着醉人的香氣，就此舒適的躺下來，看看四週景物的清麗與幽秀，欣賞欣賞晚霞的濃豔與神妙。要是眼神累了，就靜靜的闔上，要是心神倦了，就靜靜的睡去，在黑夜將臨的時候，得到一個安靜的睡眠。

## 母與子

周老大一連病了二十多天，藥吃夠了，藥許盡了，總不見好，成天哼着，咳着，沒有一點兒起色。周老太婆看着兒子的病，心裏就沒有一天舒展過。她知道老大的病有些蹊蹺。她自己已經過了六十，老大才四十多，按理說還該活下去；可是她想老大的身體一向就差，他是種田，推糞，讓日曬雨淋過來的人，每逢秋分霜降這些節氣，他總要發老病，渾身痠痛，又咳又喘；這一回情形更兇，足足半個月沒有進一粒飯米，單憑這一點，她料知老大吃不到今年的年飯。她沒有一條神祕的索子，把老大的命挽住，只有在旁邊守着他，看他受苦。她好幾次打鷄籠子裏挑選最肥的母鷄，殺了煮湯給老大喝；老大總只館喝一口，接着就是一陣沙啞的咳嗽，幾口又黃又膩的濃痰；她於是回到灶房裏，把雞湯又倒入鍋中，一面嘆着氣，搖着頭說，「不久的了！」



她替老大想，就是死了，也沒有十分放不下的，他有兒子，而且有了孫兒；可是她一想到自己，就不免傷心。苦了半輩子，獨個兒把老大領大，幫着老大做莊稼，又幫着老大的媳婦拖大兩個孫兒，好容易活到六十多，曾孫都有兩歲了，到頭來還要送兒子的終。「命苦的人，一輩子都命苦！」

老大的病越來越沉重，整天哼着，連話都難得說了。周老太婆朝媳婦和兩個孫兒說，「應該預備後事了。」媳婦苦苦的 answered 說，「沒有錢。」

沒有錢，周老太婆知道：可是兒子的後事總得辦得像個樣兒，她朝大孫兒說，「大寶，你去叫人來看看咱們的豬。」

看豬的只看中三個肥豬，說了價錢。大寶算一算，說辦後事還差得遠。周老太婆着急了，低聲的說，「那麼——那麼把小牛賣了吧。你去問問哪家要。」大寶呆了一會兒，走開了。

周老太婆也呆住了，她從沒有想到會有把小牛賣掉的一天。她喜歡那條小牛。幾個月以前老牛將要生小牛的時候，她一連幾夜沒有睡好覺。小牛生下來了，又

機靈，又健壯，她隨即想到這下子該可以多種四五十畝的田，那份高興正同添了個孫兒一般。她每天教小孫兒割了嫩草來餵牠。她告訴孫兒們說，「要經心養牠，將來你們種田全靠著牠呢。」可是——可是現在，是她親口說出要把牠賣了！

大寶回來說，楊家願出一萬，張家願出一萬一。

「明天讓楊家牽去吧。張家，我不願意賣給張家，他們一家人個個都懶，不會好好兒照顧小牛。」

周老太婆不聲不響的走到門口。小孫兒二和尚正在趕着老牛翻地。小牛在田岸上吃草，忽然跳下田，跳跳蹦蹦的到老牛跟前想吃奶；二和尚揚起鞭子輕輕的打了牠一下，牠立刻跑開了。「二和尚！——」周老太婆使勁的喊了一聲，可沒有說出什麼。「末了一天了！」她自己朝自己說，心裏似乎在隱隱作痛，突然聽見老人在咳嗽，她趕忙回進屋裏。

就在這天晚上，一家人圍着老大，看他漸漸的斷氣。周老太婆等他閉緊了眼睛才放聲大哭。她哭得昏了過去：讓人喊醒的時候，她覺得心頭冷極了，重極了，像

有一塊冰冷的石頭壓住她，使她累，使她倦，使她喘不過氣來。在這二十幾天裏，她沒有一刻安定過；現在，一切都完了，她要休息，她就回房倒在床上。媳婦走來了，眼睛哭得紅紅的，問她有什麼不舒服。她說「沒有什麼，讓我躺一會兒。老大的事，你們去管，不要再來麻煩我。」

第二天清早，周老太婆睡在床上，聽見大寶跟楊大爺在她屋後的牛欄邊說話。楊大爺的聲音透露着歡喜，他說，「長得好快呀！」大寶的聲音却冷冷的，「是快啊，再過半年，能夠做活了。」接着就聽見小牛給牽出去了，小牛蹄踩在泥地上，又輕快，又穩重。周老太婆很想去看看，轉了一念，却又停住了。一會兒蹄聲已經聽不見，牛欄裏發出「格格」的聲音，周老太婆知道這是老牛的兩支角在撞那欄門。她披上衣服，輕輕的走到牛欄邊。

老牛低着頭，兩支乾枯的角儘在那扇矮欄門上抵撞。她噓了一聲，老牛抬起頭來，兩顆水紅的眼睛瞪着她，像在發怒。她抓一把乾草送到老牛嘴邊。老牛嗅了一下，不想吃，又低下頭撞那欄門了。

這個牛欄，周老太婆太熟悉了，她嫁過來四十多年，沒有一天不到這兒來兩三趟的。這條老牛就生在左面的角落裏，老牛的母親就死在裏面的右角裏，方才牽去的小牛也是生在左面的角落裏，——難道這條老牛又會死在裏面的右角裏嗎？她朝右角裏望了一眼，一些亂草堆在那兒。她覺得今天這牛欄有點兒變了樣，空了，大了，陰沈了，淒涼了。她記得有一回她也曾有過這種感覺。那時候這條老牛的母親還能做活，她的丈夫却死了，她就在那條老母牛租給人家種地，牛欄裏只剩下現在這條老牛——那時候牠才半歲呢；牠來餵草，就覺得這牛欄裏缺少了些什麼，幾乎不像個牛欄。當時她想着牛跟人有些兒像，可沒有仔細的想，到底像在哪兒。

周老太婆開了牛欄的柵門走了進去，想把裏面的亂草整理一下。老牛沒有理她，還是那麼無可奈何的左一角右一角的撞着。「這會兒都牽過了張家堰了！」周老太婆喃喃的說。

她聽見媳婦在號哭，她的心打戰了，嘴唇抖動了，兩滴眼淚滴在乾草上；她想哭出聲來，可是沒有哭出聲來的氣力。她兩腿一陣的痠軟，站不穩了，身子就往亂

草上倒。老牛踱過來，似乎要趕開她，却又在她身旁停住了。周老太婆摸着老牛的腿，又滴下兩滴眼淚。

她聽見外面在放鞭炮，又聽見一大羣的人聲。她想應該出去看看，就站起來；可是兩條腿仍然痿軟，似乎支持不住她的身體。她記得她男人死的時候，她也像現在這樣傷心，可是還有力量撐起身來，給男人縫衣服，買棺材，開弔，下葬，料理一切；而且把家務擔當下來，看管二三十畝的田，撫養七歲的老大。她爲老大忙了一輩子，現在可再沒有氣力替他忙末了的一件事了，她覺得對不起老大，對不起自己這一輩子。她勉強走了幾步，媳婦的哭聲又傳來了，「不去，不去，我沒有這麼一份心看別人傷心！我對得起他，老牛知道。」

在周家，最熟悉老牛的是周老太婆，最熟悉周老太婆的是老牛。老牛出世的那一年，周老太婆死了男人，她一個兒挑起了周家的擔子；她和牠整年整月的忙着，直到現在三十多年了；她深知道牠幫過她家多少忙，一担担的穀子，一挑挑的柴，都有牠的力量在內；牠也深知道她花過多少心血，她撫養老大，管理田地，娶媳

婦，領孫兒，一一都看在牠眼裏。「是的，老牛知道。」周老太婆抬起頭來，看見老牛偏着頭，正在望往日小牛站立的地方，那兒還有吃賸的乾草。她在牠腿上推了一下，牠就往那兒伏了下來，兩顆水紅的眼睛悽然的看着她。

外面又放了鞭炮，又是闐闐的一陣人聲。周老太婆決意要出去看，她沒有留神，那扇開了小半兒的柵門，一撞就跌倒了。她爬不起來，喊著兩個孫兒。過了好一會，大寶才來扶她起來，她已經不能自己走路了。

她一連躺下了一個多月，沒有下地走過一回。她的身體雖不能動，心裏却清楚，隨時提醒媳婦跟孫兒說，「該替老大做七了，」「地裏該下蘿蔔秧了，」「鷄兒鴨兒該餵食了，」或者問「今天放了幾回牛？」她從來不要媳婦跟孫兒陪着她，她說，「你們去幹你們的，我一個兒睡着很好。」她一個兒躺着，醒的時候就聽外面什麼人在幹什麼事，單聽聲音，也像一切都看在眼裏了；有時候外面一些人聲也沒有，只聽見後面牛欄裏「格格」作響，她知道，老牛又在用牠的角撞門了。「怎麼這樣不肯安靜？」她不安的聽着；直到那聲音靜止了，她才舒一口氣，「對了，

跟我一樣的躺下了吧！」

又過了半個月，周老太婆非但沒有能起身走動，連躺在床上翻身，都要人家幫忙了。她不想吃東西，人一天天的瘦下去，一臉皺皮像是黃臘塑的。一對乾枯的眼睛像嵌進去的兩顆灰黑的石子。先是她家裏人覺得她沒有希望了，後來她自己也得完了。

有一天，她朝站在她床前的大寶說：「我的日子快到了，你們可以替我預備了。」

大寶答應說，「好吧。」

「沒有錢，去問楊家借，說過了年還——明年三月間，你們可以收菜子了。」

「是的。」大寶走開了。

大寶借了三天的錢，還沒有着落，沒有一家一下子借得出一大筆現錢。有人告訴他說，要是把老牛賣給王屠夫，倒可以得到好幾千塊錢呢。

大寶回到周老太婆跟前，告訴她說錢借不到，除非把老牛賣了。

「什麼！」周老太婆大聲的叫起來，把大寶嚇住了，他從來沒聽見祖母發出過

這種聲音。「把老牛賣了，爲了葬我？不行！不行！兩張蘆席把我一捲都可以，就不准賣掉牠！」

媳婦趕忙搶着說，「不賣就是了。」

「牠到咱們家裏來，比你們都早，你們可要把牠賣了，沒良心！」

周老太婆氣極了，再說不出什麼，她也沒有氣力說話：一會兒昏昏迷迷的入睡了。醒來時屋子裏已經漆黑，她仔細的聽，牛欄裏還有「格格」的聲音，她才放了心。最後幾天，周老太婆不再操心別的事，只是靜靜的聽，是不是放老牛去喝水了，牽老牛去吃草了，帶老牛去牛欄了。如果少聽到一回，她就費力的把大寶叫來，問「老牛怎麼樣了？」

「好好的在牛欄裏。」

「怎樣沒聽見牠走過？」

「你睡着了。」

周老太婆就又留神的聽，直到聽見牛欄裏確實有響聲，才閉上了眼睛。



大寶沒有別的法子得到錢，跟大家商量。有人告訴他，「還是把牛賣了吧，不讓她知道就是了。」

大寶去找王屠夫，問他哪一天成交。王屠夫算了算說，「後天我沒定得有牛，就是後天一早來牽吧。」他們就這樣說定了。

第二天晚上，周老太婆沒有能入睡，總聽見老牛在撞門，似乎跟往日不一樣，她就把大寶叫起來說，「快去看看別是賊來偷牛了。」大寶回來說，「沒有什麼。」她才自己給自己解釋，「牠跟我一樣的老了，整夜睡不成覺。」

王屠夫來牽牛的時候，大寶教他留在門外，待他打牛欄裏牽出來。周老太婆醒來，正趕上聽見老牛一步一步的踱出去。她聽慣了這步聲，覺得聽着就有說不出的舒服；突然間她高聲的說，「大寶，你讓老牛在溝裏多喝些水，現在夜長了。」

大寶先是低低的應了一聲，隨後提高了嗓子，啞澀的回答說，「知道了！」

中午時候，周老太婆沒聽見牛欄裏有聲音，便問老牛是不是回來了。媳婦答說牠正在外面吃草。周老太婆說，「趕這幾天天晴，多搬些穀草在牛欄裏，免得下雨

天搬。」

「好吧，」媳婦背轉身去，輕輕的答應。

那天下午，周老太婆自己說不好了，因為她覺得什麼也看不清，什麼也聽不清了；「連老牛撞牛欄的聲音都聽不見了。」她朝阿大說，「快了，不是今天，就是明天。錢怎麼樣了？」

「借到了，楊家張家都借給我了。」

周老太婆安心的閉上了眼睛；閉上了就沒有再睜開。

周老太婆的屍體被移到正屋裏，她的房裏一下子顯得陰沈極了。她床上的被褥已經搬開，只有一床的稻草，亂七八糟的堆着。這光景正阿後面牛欄一樣，那兒也剩下一堆的亂草。

## 在郵局裏

每次走進郵局，便會有一種像是興奮，像是快慰的感覺。那種感覺持續下去，直到離開郵局，回頭再看不見那塊牌子了，還能使我清楚的想像到郵局裏的情形，雖然在想像的當兒，發信人已經換了一批，投入郵箱的信件，也已是另外的一批了。

這麼着，我就喜歡上郵局去寄信，不願意把信件投在沿路的郵筒中。我帶着一兩封沒有封口的信，走進郵局，那裏時常擠滿着人，發散着人的氣味。我從人縫中擠進去撈些漿糊，慢慢的把信封好，又擠進去遞上鈔票，換來幾張紅紅綠綠的郵票，回轉身，再撈些漿糊把郵票黏上，又把手臂伸到滿圍着人的郵箱邊，把信丟下。於是，我知道再沒有理由逗留在郵局裏了，只好快快的離去，帶着前面所說的那種感覺。

我愛上郵局的什麼呢？該不是那塗滿了漿糊的櫃台吧？該不是那油漆已經剝落的郵箱吧？該不是那些忙碌而枯燥的職員們吧？最後我發覺自己是愛上了那些陌生的寄信人——不，我愛上了他們那顆熱於寄信的心。

我跨進郵局，先看擠在那兒的那些發信的人。其中沒有一個是我相識的，但是各人臉上共有的那種表情，我却非常熟悉。我走近黏信的所在，手指撈着漿糊，眼睛却注意着他們。也許正有一位白髮老者，他手指上已經撈了漿糊，却又把信抽出來，翻來覆去，看了又看，最後知道沒有漏掉什麼，才抖抖的把口兒封好，走開了。這時候，我突然的覺得，那一定是一封寄給愛兒的信。

在售票處前面也許正有一位年輕女士剛剛接到了郵票，轉身出來，一位中年先生又擠上去了。後面也許還有幾位學生和一位伙夫等着。他們的信寄給誰呢？給情人？給愛妻？給爹娘？給朋友？就是那位伙夫的信，也一定有人正在切心的盼望着。也許是他的不識字的老娘，她低着頭在默想，「他該有信來了吧？」

我站在那郵箱旁邊，看一隻隻不同的手，投下一封封字跡不同式樣不同的信。

我不用看清楚那些信寄給誰的，反正他們都是有人關切有人掛念的有福人。那一封封信啓示了我，人跟人雖有空間上的隔離，人跟人的心却是緊緊的帖合着，永遠分不開的。多看一封信投入郵箱，這種信念便加強一分。漸漸的，我對那些信起了敬意，因為其中包含着人類的愛。

有一回，我跨進郵局，發現發信的人比往常少，心裏竟像掉了什麼東西似的，不痛快。我正在黏信，一個鄉下老太婆走進來了，她從胸口掏出一封揉皺了的信，抖抖的走到售票處。

「先生呀，我上個月八號寄的信到了沒有？」

「哪裏知道呀？」售票員回答，「有回信來，那就寄到了。」

「先生呀，寄××的信，到底通不通？」她又問。

「不一定，那兒正在打仗，」售票員回答，「如果通，總會給你送到的。」

「我的兒就在打仗呀，好久好久都沒有信來了。」

我看她從一塊繡手帕裏數出了兩塊錢的鈔票。又看她把郵票牢牢貼在信封上，

隨後，一隻手抖着抖着的把信塞進了郵箱。

子彈，炮火不應該傷害他的兒子。他要活着，活着讀他母親的信，活着接受他母親的深切的愛。

人有什麼權力恨人，害人？人跟人原是能那麼深切的相愛的呀！

於是那種像是興奮，像是快慰的感覺又湧上我的心頭了。

## 「別是一般滋味在心頭」

兩個月前，我和竹君去參加一個集會。剛跨進會場，竹君就給一位身體壯健，臉色黝黑，活潑而輕快的女郎拉住了問長問短。竹君忙着聽話，忙看回話，好容易抽了個空兒給我們介紹。她對我說：「楊瑞，我的老同學。」又指着我說：「胡潔，現在的同學。」我們三個人混在一起笑了。

開會時候，我倚着竹君坐，楊瑞與我們離得很遠。我一直沒有開口，只聽別人發言。楊瑞的清脆的語調與輕快的笑聲，引起我一種舒適的感覺。

會散了，楊瑞和我們道別，又是一陣輕快的笑聲。「她心裏不知有多快樂呢，」我默默的想。

x

x

x

半月前的一個晚上，月色很好，倚窗眺望，遠近的樹木，籠罩在月光和夜霧

裏，別有一副神采。我和竹君披上外衣，靜靜的合着脚步，走出了房間。

我沒有說話，心情和夜一樣的平靜。然而夜似乎含有一種神妙的精靈，我默默的在尋找它，領會它，接近它。

竹君也不說話。

突然間，竹君大叫了一聲，仔細一看，原來楊瑞偷偷的從後面把她的眼睛用手蒙住了。我忍不住笑出了聲，楊瑞是笑得前俯後仰了。

於是我們三人並肩走着，竹君在中間。

楊瑞不停的和竹君說話，她好像是一團火焰，一股流水，止不住要燃燒，要奔流。我沒有注意她說些什麼，只感覺到這夜對她是太靜寂了，她那悠揚而又充滿了喜悅的聲調，應該流蕩在有陽光有鳥聲的白天裏。

「要結婚了？」我正在默想，給竹君這驚喊的問話打斷了。

「不可以結嗎？」楊瑞調皮的反問，像是故意掩飾她的害羞。

「當然可以——但是不太快嗎？」竹君也故意裝得若無其事。



楊瑞只以輕輕的笑聲回答。

「什麼時候決定的？」竹君問。

楊瑞還是沒有作聲。

「心裏很高興吧？」竹君善意嘲笑她。「怎麼成了啞巴了？」竹君實問着，「快把你們的故事說出來大家聽，要不然……」

我們三個都笑了起來，過了好一會兒，楊瑞說，「偏不講給你們聽。」走到楊瑞的宿舍門口，她和我們告別，我們兩人就往回走。

「她的未婚夫是個轟炸員——一個能手，」竹君告訴我。

「喔！」我不在意的回答。

「她可真是個只知快樂的人，整天笑着。」竹君自言自語的說。

夜是那樣的澄清，包含在夜裏的一切，都該是至善至美而永恆的，我沒有想去知道一切事實的原委和細目。像有着楊瑞的笑的回聲流蕩在我四週，我突然覺得，在她，生命是一朵怒放的花，我凝視着高而藍的天空，默默的祝她得到幸福。

朋友送來了一滿籃水果，我們發愁吃不完。竹君想邀楊瑞一同吃，她寫了張條子，叫人送去，約她晚飯後七點鐘來。

九點多打過了，楊瑞才急急忙忙的跑來，臉上露着疲勞的神色，連連的問竹君，「你認不認得吳英？」接着便倒在椅子上。我遞個蘋果給她，過了很久，她才覺察。

她盯着竹君說，「你認得吳英吧？——她的未婚夫死了。」

竹君好像認得那位姓吳的，我却從沒有聽說過。不過我們兩人都驚了一下。一個人的死訊總值得別人驚訝，何況是個有了未婚妻的青年。

「其實，我早知道她的未婚夫在前幾天出去轟炸燒死了。可是我一直沒有敢告訴她。我怕她知道——」楊瑞望着我們像是要我們了解她似的。「在這幾天中，我整天的陪着她玩兒，她玩兒倦了，輕輕的對我說，「他有很久沒有來信了呢？」我總是拿一兩句話哄過她。後來，我告訴她說，沒有信來，怕是受了傷了，過了兩天，

我又告訴她說，沒有信來，大概在動手術了。」

我和竹君靜靜聽着，說不出話來。

「她每次聽我的話總是信任我，帶着點憂鬱。可是，我的心裏却痛苦了。我明知我不會減輕她的痛苦，只是延長她焦急的時間而已。」楊瑞的聲調，充分表現出了她內心的苦惱。「可是，就在接到你們送來的條子之後，她跑來了，她直衝到我的面前。真可怕！頭髮亂了，眼睛紅了，一臉的悲哀與憤怒。我知道她一切都知道了。」

竹君削了一個蘋果，輕輕的送到楊瑞手中。

「她先是痛罵我不該瞞着她那麼久，接着就放聲大哭。我讓她坐在我身旁痛哭，她哭倦了，仰起頭，像是在回憶什麼，他說，「爲了他在飛行的時候冷，替他打的厚毛線衣才織成一半呢，他却死了。」她兩隻眼直盯着我，說不清是悲哀，是怨恨，是祈求，還是失去了知覺。我想說些什麼，但是什麼也說不出。」

楊瑞住了嘴。三個人都爲那悲哀的情緒所感染了。

「我拉她到外面去散步，夜的靜寂也許可以平靜她的情緒。她靠著我慢慢的走着，不住的抑制住了哭泣，說一兩句追念她未婚夫的話。這些話不像是說給我聽的，只是她對於愛的哀訴和呼籲。」

「我對她說：『爲國家死是光榮的。』她點點頭，却說，『可是我沒有生活下去的力量了。』我不知該怎麼安慰她，鼓勵她。我什麼話也說不出來。」

「東邊天空有兩顆星並排的閃耀着，突然一顆星掉下去了。她輕輕的自語：『一顆星掉了。』我亦自語似的說：『另外一顆仍然亮着呢。』她沒有作聲，像是在沉思。我伴着她回到房裏。」

楊瑞累了，閉上了眼睛。竹君若有所思的望着我，我不知自己心裏的感覺是屬於那一種。感傷和激動混合在一起，使我不得安寧。

我們靜默了很久，楊瑞立起身來，向門外走去，我們隨着她，也走了出去。三人又並肩的在夜裏走着。到了楊瑞的宿舍門口，她照例向我們道別。「再見，」她對我說。接着看了竹君一眼，輕輕的說，「宏達也有好幾天沒有信來了呢！」沈默

了好一會兒，她進去了。

「宏達是她的未婚夫？」我擔心的問。

竹君點了點頭。

x

x

x

兩天後的晚上，我一個人從街上回房裏，只見竹君憂鬱的坐着，在發呆。她一看我來，立刻說：「楊瑞的未婚夫死了！」

我呆住了，說不出話來。

「是小王跑來告訴我的，說是前五天到那兒去轟炸跌死了。」

「楊瑞知道了吧？」

「反正也瞞不了的。我不想去看她——我去徒然使她傷心。」竹君愁苦的說。

「暫時不去也好！」

我坐定下來，書本放在面前，却一個字也讀不進去。

x

x

x

又過了兩天，天下着雨。晚飯之後，我和竹君預備早點兒休息。却有人來敲門。

「進來！」我隨意的回答。

進來的是楊瑞。

我和竹君望着她，不知該怎麼才好。她在竹君的床上坐下了。她臉上顯得憔悴，却很嚴肅，沒有了笑意，臉上的線條比以前清楚多了。

「你曉得吧，宏達死了。」她輕輕的說。「她們瞞了我幾天，正如我瞞吳英一樣。」

竹君點點頭。

「我們認識有六年了，」她又低低的說。

「我們一直很好，——從沒有爭吵過。」她像是在對自己說話。

「一年前，我們訂了婚。我們算着，決定在下個月結婚，因為他剛好有個休假的時期。」她的聲音更低了，像是在回憶晚間的夢。

「他給我最後的一封信上還說到結婚的事。他說他要盡力使我快樂！——現在他盡力了！」那似在夢中的低語，緊緊的壓住了我的心。

她不再作聲。

「你記得你對吳英說的話吧？」竹君過了好一會兒才說了這樣一句。

「記得！那該是對我自己說的話！——他是爲國犧牲了，——這是光榮！」她的聲音更低了。

兩顆晶瑩的淚含在楊瑞的眼中。她却竭力的忍着。

一陣風吹過，雨緊了一陣，慢慢的，雨點兒疎了。楊瑞有走的意思，我和竹君想換了皮鞋送她，她却阻止我們。

三個人站在門口。

「天氣老是那麼陰沉！」竹君說。

「不會老陰沉的！」楊瑞帶着苦笑說。「也許明天就會出太陽了，你看東邊有點兒亮呢。」

真的，東邊有點兒亮。

楊瑞默默的走去了，步子沉着而莊重，背直直的挺着。

竹君和我一直望着她。

她漸漸的走遠了。

雨漸漸的停了，夜色漸漸的濃了。我似乎在這會兒初次認識了「跋扈」。這夜包含着生命的堅強的韌力。這種韌力使我驚奇，使我感動！



## 拿到了第一次薪水

「快點坐下休息一會兒吧，玉堂街奔到這兒，路可真不少呢。」陳太太接下大兒子華生手中的提包，放在桌子上，就從牆角邊小爐子上提起鉛壺。倒了一杯開水遞給他。「喝杯開水吧。中秋過了，天還是這麼熱。小妹，給哥哥打盆水來，洗下臉，抹把身。真是好遠的路。」

「不要，不要，我不熱，」華生解他那中山裝左首口袋的鈕扣。「我坐車來的。」  
「坐車來的？多少錢？」這個下午，陳教授就坐在房間角落裏，貪圖那兒比較涼快，趕着在編這學期講授的西洋通史講義，華生回來，他也沒有停手，直到此刻，才擱下了他那枝禿得像掃帚的毛筆。

「八塊錢，」華生怯生生的說。「我拿到了薪水。」

「不貧，不貴，」陳太太急忙說。「天熱，路遠，坐一趙車也好。」

「我隨便問一聲，沒有說不好。」陳教授又低下頭去寫他的講義了。

華生解開口袋鄭重的掏出一個厚厚的信封。

「媽，錢，」華生的臉色好似燒香的踏進了神殿，他把信封遞在陳太太手裏，「用掉了些，還剩一千二百七。」

「一個月一共拿多少？」陳太太數着簇新的「大鈔票」。

「薪水加上米貼，」華生一面思索，一面回答，「加上房貼，加上警報費，將近二千，扣了飯錢還有一千五百五。」

「啊呀，銀行裏的薪水這麼大，那些經理主任，不知道要拿多少呢。」陳太太數清了，十二張「大鈔票」，還有零的，一千二百七，不錯，便裝入信封，忘形的說，「你比爸爸拿得多了。真是的，當大學教授還不如當個銀行練習生。」

陳教授看了陳太太一眼。

「昨天下午發薪水，」華生說。「吳先生把這個信封放在我手裏，對我說，『華生，這是你一個月的薪水，一共一千五百五，你收着，明天帶回去，不要掉了。』」

我有點兒發呆，我不敢相信……」

「吳先生真關心你，」陳太太笑着說。

「嗯，他關心我——」華生像在想什麼似的說着，「我不敢相信我拿這麼多——到晚上，我出去給爸爸買了兩包烟。又買了兩條毛巾，一把牙刷——媽，不是家裏的毛巾都破了嗎；我還——我還買了兩斤梨兒，帶回來大家嘗嘗。」

華生從提包裏掏出一個個嫩黃的梨兒，擺在桌子上。隨後就是煙，牙刷，毛巾。陳教授抬起頭來，望了望桌子上的梨兒。

「真是長大成人了，第一次賺錢，就想到爹娘。梨兒等會兒吃。——本來，十八歲也還是個小孩子，哪有不想買點兒零食吃的。」陳太太說到這兒，看了陳教授一眼，見他只在寫字，也就住了口，不再問那些東西什麼價錢了。

午後五點鐘光景，這個只有一個門框的東向房間已經有點兒暗淡了。

「媽，怎麼弟弟跟大妹還不回來？」華生說。

「就是說呀，沒有一天不等到天快黑才回來。」陳太太正在擲小爐子，爇烟熏得她眼紅紅的。「說來說去都是造孽。爲了省幾個錢，把他們放在國立中學，來回十來里路，全靠兩條腿，真是沒有辦法。——那一天大妹說她腿酸，爸對她說，走不動，就跟你一樣不要上學吧。一天十幾塊的車錢，我們當然花不起。真是越來越窮了……」

「說他做什麼！說來說去總是窮，」陳教授收拾起桌子上的稿紙書本，把筆套套上，站了起來。「是不是還要去買點蔬菜？」

「好吧，買幾塊豆腐，做碗湯吧。」陳太太把一隻小籃兒遞給陳教授。

「爸爸，我去買，」華生接了陳太太手中的籃兒，出門去了。

陳教授坐回他的原座，順手兒拿起一張當天的地方報來看。

「怎麼，不高興？」陳太太在一個罐子裏舀出三碗黃黃的米，放在一隻木盆裏。「爲什麼老不開口？」

「沒有時間開口呀。」陳教授放下報紙，替陳太太提了一桶水來。

「我說華生到底還要得，」陳太太心滿意足的說。「初中剛畢業，就能賺錢貼家用了。」

「唔，他要得，初中畢業就賺錢了——而且比我賺得多！」

「怎麼，今天你老是生氣似的？」陳太太把米洗好了，挺直身子。「要他不上學，要他進銀行當練習生，又不是我一個人的主張。那時候你還不是說，反正讀不起書，就讓他去做點事吧。弄到臨了，却在我一個人身上找錯兒。」

「誰又在你身上找錯兒？作父親的教書，作子女的偏偏沒有讀書的份兒，還不是家家都一樣。不過——不過做事也得指望有個長進才好。一個孩子，出去做了一個月的學，就弄了一千多塊錢回來，雖說錢不值錢，這個數目也足夠教他貪圖安逸了。——再說，你總不希望他一輩子當個練習生吧！」

「啊呀，說來說去，還是爲了華生沒有能進學校，心裏不高興。銀行裏拿錢多，原先你也知道的啊。」陳太太把米倒在鍋子裏，同時大聲的說，「只要有錢，我爲什麼不願意他升高中？」

「沒有怪你不願意啊，」陳教授走近陳太太身邊。「我說，華生賺了錢，也讓他有些正經用途，別拿來全「貼家用」。」

「只要你拿回來的錢夠用，又何必用他的？」陳太太對着爐火，滿臉通紅。「讓他升高中，進大學，出國留洋，我都贊成。」

「你的意思說我——」陳教授說到這兒，華生跟弟妹一起奔了進來。弟弟穿一身粗黃布童軍服，妹妹穿一件粗黃布上裝，黑土布的裙子，兩人瘦黑的臉上都微微的透出汗珠。

吃晚飯了。方桌子上擺着三碗菜，一碗湯。陳太太陳教授各坐一邊，華生跟弟弟坐一邊，大妹跟小妹並排。

「你在銀行裏吃些什麼？」陳太太問。

「煎魚，紅燒肉。——那天過中秋節，有雞，還有酒呢。」

「比家裏吃得好多了。」陳太太端詳華生說，「人也胖些了。」

陳教授也看了華生一眼。

「這些日子事情多不多？」陳教授冷冷的問。

「不多，過了中秋，越發少了，——只聽先生們撩天兒。」

「你沒有……」陳教授一開口，却給坐在華生旁邊的弟弟打了岔。

弟弟說，「沒有去玩嗎？沒有看電影嗎？」

「唔，看了一回，」華生偷偷的看陳教授，兩人的眼光正好相觸。於是華生低頭吃飯，含糊的說，「是人家邀我去的，中秋的晚上。」

「什麼片子？」大妹不知趣的問。

「外國片子，——」

「陳太太，向你借東西來了，」門外闖進來了吳太太，大聲的嚷。「來了客人，沒有菜，向你借四個雞蛋。——華生回來了，胖了些呢。」

吳太太在一隻竹椅上坐下。

陳太太站起來，開抽屜取雞蛋，同時說，「是呀，他們銀行裏吃得好。——啊

呀，只贖三個雞蛋了。」

「就是三個吧。——華生該拿過薪水了？」吳太太接雞蛋在手，熱心的問。

「就是今天帶回來的，」陳太太坐回飯桌，又拿起飯碗。「一千二百七。」

「華生真能幹。十七八歲的年紀，就賺回來整千塊錢，就幫着父親養家。」吳太太的一雙小眼睛盯住華生，臉上一副說不出的豔羨神色。「我們家裏，一堆的小東西，會吃，會鬧，就是賺不了一個大錢。」

「一千多塊錢也可以買些——」

陳教授沒有等陳太太說完，就離開飯桌子，走出門外，剔牙齒去了。

一盞綠色土瓷的菜油燈，放出暗淡的黃光。陳教授一家人圍着桌子吃了幾個梨兒。第二天是星期，兩個上學的孩子不必預備功課，先去睡了。陳太太領着小妹，也進了隔壁的臥房。剩下陳教授與華生面對面靜靜的坐着。

「這些天晚上什麼時候睡？」陳教授說。



「八點多，」華生低低的回答。

「帶去的書看了沒有？」

「看了，——還沒有看完一本。」

「既然事情不多，晚上又有電燈，很可以多看些書。」

「嗯，」華生望着父親的臉，覺得沒有飯前那麼嚴那麼冷了。

「告訴你，」陳教授臉上隱隱透露一絲莊嚴的笑，「我第一次在中學教書，拿了四十塊錢。我也很高興，也拿出幾塊錢買東西——我買了一部資治通鑑，」

「嗯，」華生應得極低，幾乎聽不出來。

「只隔着二十年的事，今天你也拿到了第一次薪水。」陳教授稍稍仰起頭，注視燈火，過了一會兒，看着華生說，「你預備怎麼花這些錢？」

「隨你們，」華生爽快的說，露着喜悅的笑。「買米，或者買布。」

「自己不想買些東西，譬如書呀，雜誌呀？」

「要的，」華生肯定的說。「下個月就買。」

「那就沒有多餘的錢看電影，吃零食了。偶而一兩次當然不妨，可決不能經常。」

「嗯，」華生覺着父親的眼中射出慈祥的光。

「現在你拿得到一千多塊錢，可不要以為自己真有了什麼本領。一千多塊錢只是一千多塊錢，隨便一花也就完了，把你的時間與精神來比，一千多塊錢更不值什麼。這時候家裏拿不出錢，不能讓你進學校，你得自己知道求上進才對。」陳教授稍稍停頓一下，他見華生的一雙眼睛，在注視着他。「我不願意你就這麼在銀行裏待下去。要是我的收入多一些，你還是進高中。」

「好的，進高中。」

油燈的光越發暗淡了。陳教授低着頭，華生仰着頭，都像在想什麼。

陳太太從臥房裏出來了。他走到桌邊，剪掉些燈花。

「油快用完了。」陳太太一開口，陳教授跟華生都像從夢中驚醒似的。

「喔，」陳教授望着油燈。

「媽，明天我去打油，打他二十斤。」

陳教授皺着眉頭點頭。

## 看戲

——擬索洛延——

電線桿高頭一貼上紅紅綠綠的話劇廣告，我就糟了，不是我自己覺得糟，是旁人說我糟了，打頂肉門糟到腳底心，比一隻青肚皮糊猴好不了多少。我就記不住這一天該念熟了書上哪些話兒去上學；也記不住姆媽要我打城裏買些什麼又便宜又得用的東西回家。成天價拉着阿劉討論報屁股上找來的消息：這個戲有哪些個角色，哪一天上演，票價分哪些個等級。心裏又老在盤算怎麼去要這個票錢可以少挨兩句罵。

只要兩百塊錢，連帶票子還可以買個「榮譽」。可是我家窮，爸爸從不曾發過財。這據姆媽說是爸爸不中用，只會守着幾個薪水過日子；祖母可說爸爸良心好，太老實，多少發財的機會他全放過了。到底爲了什麼我壓根兒沒有想過，我就只知

道我沒有這個錢來買「榮譽」。回回都坐在劇場的最後頭，看那些不清不楚的臉盤，聽那些糊裏糊塗的臺詞。阿劉是我的老搭擋，我想多半他爸爸也是不中用的，要不就是良心好，人太老實了。

這一回我又糟了，簡直糟透了，電線桿高頭同時貼上了兩個話劇的廣告。一個一半兒把我完全佔領了。

「傢伙！好着呢！」阿劉跟我說。

「哪一個？」

「兩個都好。」

「哪一個要好一點兒？」

「半斤八兩。」

「你豫備看哪一個？」

「你說吧，哪一個可以不看！」

「簡直說不上來。」

「兩個都看？」

「好，兩個都看。」可是我知道我要不到看兩個戲的錢，阿劉也一準要不到。

「要是世界上沒有錢這個東西，什麼都好辦了，」我說。

「也許都好辦了。」

「爲什麼看戲不列在課程表裏，不算是教育呢，阿劉？」

「我想大概總有個什麼道理吧，」阿劉搔搔腦袋說。

話劇開始上演的那幾天，我在家裏變得乖了。吃過晚飯，爸爸朝我說，「你聽着，你得學着釣魚改改你那毛性子。你坐在河邊兒上靜靜的等，等個一整天，不一定有半條魚來上鉤，先前……」我就站在旁邊，半句嘴也不插，直到爸爸說「哪一天你跟我去試試看」。有時候媽媽喊一聲「老三——」我趕忙把她所要的東西拿過去；雖說多半拿錯了，可也很有幾回差一點兒讓我拿對。

整整有三天，一家子數我頭一個打被窩裏翻出身來。理好了床鋪，就打掃房間，再就隨便檢一本什麼教科書大聲大氣的念。好像「勤快」永遠跟我連在一塊兒

了似的。

「安靜些！你學校裏又考試了嗎？」念着念着，爸爸打被窩裏探頭出來，嘆了。

「大清早別這麼嚷嚷的！毛猴子打扮起來還是個毛猴子，你儘管念還是個不成才！」姆媽也嘆了。

我闔上教科書，跑出屋子，爬上樹枝兒坐着，吹起口哨，散散書上找來的悶氣。

星期六的前一晚，我才睡了一覺，就打頭到腳全醒了過來，隨你找多少個數學題目來想，再也睡不熟。想呀想的全部成了這麼一個清清楚楚的式子：「一個戲，三十塊錢，看兩個，乘以二，等於六十。」有一回姆媽朝爸爸嘆過，「這麼着，六十塊錢就等於沒有了，」可是算術書上從沒寫過沒有錢等於六十塊錢這個話。我看屋子裏不能就了，再就下去就得把腦袋想炸，一骨碌翻起身，跑往屋外去。回來的時候，天才發亮，爸爸坐在吃飯間裏打整他釣魚的傢伙。

「爸爸，」我說。

「你替我想想，你說這魚鉤兒彎一點好還是直一點好？嫌彎了？不，要這樣魚才容易上鉤。稍稍打直一點也好，該讓我釣着的，總會讓我釣着。」

「爸爸，我有四個星期天沒有出去玩兒了。」

「才三個呢，話要說準確，你老愛往過分的一方面說。」

「總之，我好幾個星期天沒有出去玩兒了。」

「你是多說一個了。明兒跟我釣魚去。往澄碧潭釣鯽魚去，那是個好地方。」

「媽媽說那兒釣來的魚小得餵不着貓兒，又只那麼幾條。」

「那是個好地方，有山，有水，有樹。」

「前個星期天才釣着四條。」

「至少你也得釣着四條，四條四條就是八條。」

「我不釣魚，別把我算進去。」

「明兒咱們繞小路慢慢兒走。不走公路。」

「遠呢，爸爸，到那兒只能釣兩個鐘頭的魚了。」

「那是條好路，沒有汽車，也沒有多少人。咱們高興怎麼走就怎麼走。」他拿起抹布在那光光滑滑乾乾淨淨的釣竿上擦着。

「爸爸，」我說。

「你去找一根斑竹，別太大，你什麼都喜歡大的。我做根釣竿給你。」

「明兒我要進城。」

「往城裏跑？我不喜歡城裏。」

「阿剎約我一路去。」

「你去吧，你是現在這個世界的人，你要走你的路子。」

「沒有錢呢。」

「我不喜歡城裏，小孩子們全讓教壞了，沒有不愛錢的了。」

「看話劇，要拿錢去買票。」

「錢是個壞東西，頭一個想出用錢的是個鬼，你知道嗎？是個鬼，他嫌人過得

太舒服了。」



「只要看得着話劇，我一個子兒也不要。」

「什麼都可以拿錢買了。有人拿十萬換我一粒米，我也不幹。錢，什麼東西！」

「沒有人跟你換的，爸爸。」

「我一定不幹。」

「你儘管不幹。給我六十塊錢。」

「錢把你毒壞了。」

「拿去看戲，去受教育呢。」

「拿錢買來的教育，只會教你越發愛錢。」

「那是藝術。」

「那是貨品，藝術不賣錢。」

「不管是什麼，明兒我要去看。」

「我沒有錢，一個子兒也沒有。」

「姆媽那兒有？」

「你問她去，我沒有管錢這個東西。」

我扭轉頭往房裏跑。

爸爸扶起輪在地下的釣竿，說，「你這個城市的孩子啊！」

「你不是天天在城裏玩兒？」姆媽說。

「在城裏念書，不是在城裏玩兒。」

「跟玩兒一樣，白白花些時間，花些錢。」

「學做人呢。」

「哪兒見你學出個什麼名堂來！要你滾個手脚，十回有九回添麻煩。」

「學的是大道理。」

「一點兒用處也沒有。不學這一些，還不是照樣過活？」

「總之還是念書，不是玩兒。」

「隨你叫什麼，錢跟時間白白花了是真的。」

「念了書，將來替大家謀幸福。」

「憑你學來的那些道理，裁不出一顆穀子，織不出一寸布。」

「可是這一回事兒就叫做念書。」

「別跟我歪纏了，我不是成天閒着沒事做，儘跟你撩閒天兒的。」

「我有四個星期天沒有出去玩兒了。」

「人不是生下來玩兒的。」

「明兒我進城去。」

「腳生在你身上。」

「一清早。」

「你們是悠閒人。」

「我身上沒有半個子兒。」

「別說曲裏扭彎的話。你可是又要錢了？」

「一猜就着，我又要錢了。」

「進城跟花錢拆不開來嗎？」

「阿劉約我看話劇去。」

「錢是用來過活的，不是用來亂花的。」

「受教育呢。」

「你進了學校了。」

「那不是藝術教育。」

「藝術比什麼都不如。」

「藝術是世界上頂美的東西。」

「人沒有從藝術上得到一點兒好處。」

「藝術品可以賣很多錢。」

「賣錢儘多，還是一件廢物。」

「有許多人學藝術的。」

「學成些只能吃不能做的傢伙。」

「我跟阿劉約定了，明兒非去不可。」

「你是有志竟成的。」

「就只這一回。」

「我記不清你把這個話說了多少回了。」

「戲好呢。」

「只要三十塊錢。」

「你把錢看得太隨便了。」

「爸爸可不這麼說我。」

「他是糊塗虫，一直沒有清醒過。」

「他好好的說話，好好的做事。」

「他一直沒有知道錢的用處。」

「也許他是糊塗的。」

「你不能學他。」

「可是我跟阿劉約定了。再讓我看看一回。」

「以後呢？」

「不看了。」

「拿去吧，你是有志竟成的。」

星期天一清早，我還沒起床，阿劉跑來了。

「演劇的還在睡覺呢，」我說。

「你預備看哪一個？」

「挑好的看。」

「可是兩個都好。」

我跟阿劉全楞住了，彼此不言語，直到爸爸替我們出主意，「一人看一個。」

爸爸拿個銅子兒讓我們猜字。阿劉猜中了，看新光戲院那一個，還有一個，我看。

我朝媽媽說了聲「可有什麼事要我做？」就牽着阿劉的手跑了出去。媽媽在屋

子裏嘆，「你們就是在家，也幫不了什麼忙。」

那一天把我累壞了，看得頸項發酸，像讓大力士扭了一下似的，眼睛面前花花綠綠的一片模糊。

我找着阿劉，問他怎麼樣。他說，「那個戲好極了。」我說，「我看的也是挺好的。」

爸爸回來的時候，我好好兒坐在家裏念書了。他釣回來三條小魚，沒有等到媽媽把他們開肚皮，給小貓兒全吞了去。

呂叔湘先生翻譯美國作家索洛廷的短篇集，定名為「石榴樹」，由開明書店出版。承呂先生贈我一本，我讀了不知多少回，覺得作者寫人敘事，那麼簡單而得要，真如畫家中速寫白描的能手。喜歡之極，不免起意，摹仿他一篇，就寫了這篇「看戲」。摹仿得好與不好，還請呂先生與讀者多多指教。

## 看書買書

「六七八九十……」十八本了，十本舊小說，八本新小說，這些全是戀着「書朋友」的名子借來的。同學們給我起這個渾名，是從「酒肉朋友」套來的。有些同學，平日不常在一起耍，要向他們借書的時候，我可去找他們了。有時候，同學對我說：「來吧，陪我回家去。有書借給你呢！」我就十里八里的跟他跑了。這「書朋友」的渾名，大致還帶着些「書呆子」的意味。假期前一個多月，我就要開始東奔西跑，張羅小說了。不管他新的舊的，好看的不好看的，有就借。借來了，不看也不翻，只想一想封面，用手指量一量書的厚度，就一本一本整整齊齊的堆在牀邊的小桌子上。有空的時候，坐在牀沿上，拿起一本來想翻一下，可又怕提前看完了，假期裏沒得看的。只點點書的本數，看看書面的圖畫，心裏怪高興的，數了一程子，又一本一本齊齊整整的疊將起來。

三

葉



頭一本總是挑那挺薄挺薄的。我看書相當快，要不了多少時間就看完了。再坐在牀沿上點本數，沒有看過的少了一本了。把看過的一本放在另一邊，捨不得馬上

看第二本，就往廚房裏看貓兒跟狗搶飯吃，或者挑逗姐姐發氣，跟她鬥兩句口，把一天混過。第二天，才又在書堆裏橫挑豎挑，檢出一本最薄的來看。

「看了三分之一了」，「一半了」。看長篇小說，我常常注意每頁角上的頁目，心裏計算已經看了整本的幾分之幾了。這多少有些兒性急；可是看得滿意的時候，還有「怎麼，就快完了！後面該比前面更有趣吧？」的意思。對於那些看不出什麼味兒，但是借來了不看又像「不好意思」的書，那就完全是性急了。

聽人家說過，也在書本上看到過，看小說不要單看故事，技巧呀，文字呀，都該注意。我曾經「注意」過這麼一回，看的是本長篇新小說。作者用了什麼話來描寫一個花瓶，對於那東花又加上了多少形容詞，全記住了。又翻來覆去的看，聚精會神的挑眼兒；須是偷看人物的活動才能說「窺伺」呀，「不學無術」怎麼能當作贈語寫在紀念冊上呢？

倒也怪有意思。可是這麼看了半天，沒有看出書上說的是什麼

麼一回事兒，又怪不耐煩的。打回頭重新看起，再不注意技巧什麼的，也不再挑人家的眼了。在長篇小說裏，往往有這麼一節兩節寫氣候跟風景，碰到這些，我的眼光在紙面上下的晃幾下，就算看過了。一頁上如果盡是些關於氣候跟風景的話，乾脆翻過了事。這倒使我很高興，看看角上的頁目很快的改變着，「不到十二點鐘，可以把牠結束了」，我就這樣想。

無論喜歡看不喜歡看的書，沒有開頭看，捨不得看；才看了十多頁，就想趕快把牠看完。

看短篇可永遠趕不上看長篇的快，看完了一篇，總得歇一會再看第二篇。不然就像才跑出一家電影院，馬上又走進另一家電影院，好些不相干的事兒，全會混在一起，串成個亂七八糟的長故事，伊凡成了傑克的兒子了，老湯姆似乎可以有七八個死法了，哪個死法真屬於他，再也攪不清楚。

一本書看完了，鬆一口氣，對着時鐘計算一下時間，「快呀，打算在十二點鐘看完的，現在才十一點呢」；雖然要尋另一種方法來混過多出來的一點鐘，不免費

事，可是早早完結了一件事兒，總覺得快活。假如家裏有誰看過這本書，當天晚上爸爸喝酒的時候，我就跟誰談談這本書的情節跟人物，以後把牠忘了；假如誰也沒看過，自然無從談起，也就把牠忘了。總算世界上又有一本書給我看過了。有時候人家提起這本書，我也許會模模糊糊的記起來，並且說：「這本書，早看過了」。

「這一回該去買一雙襪子，別再買書了，你的襪子破了好幾個洞了」。手頭有些錢，母親總要這樣的對我說好幾回。

「讓牠破好了，沒有關係。」，我老是這樣的回答。錢還沒有到手的時候，早已盤算好了：「蘇聯作家七人集」看相了好久，星期六進城準得買回來，錢有得多的話，再買一本「桃園」吧。假如買了襪子，什麼都完了。

一本書要考慮了多久多久，才決定買不買。可是，遇到一本出名的著作，聽人家說「好」好幾十遍了，那書名子在心裏頭上上下下許多時候了，不成問題，只要手裏的鈔票夠得上書背面標着的數目，馬上把牠買來，連翻一翻目錄，看一看序文，

都不須要。式樣的確好看，那些行款很稀，「天地頭」很寬的書籍。可是紙花費得多了，書背面標着的價目也大了。同一著作的兩種本子，一種行款稀，漂亮，價錢貴，一種行款密，不漂亮，價錢便宜，我當然買後一種。我付的價錢得跟字數成正比，不一定要跟頁數成正比。

我愛逛街，尤其愛獨個兒逛街，因為很難找到一個同伴，跟我有同樣的嗜好和耐心的。走進一家書店，看每一本書的名字，或者隨便拿幾本起來翻翻。再走進另一家書店，架子上擺着的，桌子上攤着的，在前一家差不多全看見過了，可是我還會看一遍，還會隨便拿幾本起來翻翻。這樣一個人會逛上半年，上午進城，至早在下午一兩點鐘回家；肚子餓也不管，反正「精神糧食」已經零零碎碎的吃了些兒了。

幾十家新書鋪子，翻不出什麼新花樣，這家有的那家也有，這家沒有的那家也沒有。舊書鋪可不同了，時常可以找到不常見的書。哪家舊書鋪如果有這麼一本，我就從書架子上把牠小心的抽下來，先看書背面的價目，再看序文，「值得買，你看序文裏說得這麼好，五十八不貴，你看有這麼厚」。可是口袋裏只裝着一張五十

的，心平氣和的問老板能不能讓價，橫豎講，五十，兩不補找。拿了書掉轉身就走，好像停一會兒老板要反悔似的。有的書，價錢跟口袋裏的鈔票數目相差太遠了，只能把牠放回書架子。可是還捨不得走，在店堂裏轉了一陣，又回到那書架子旁邊看那本書，遲遲疑疑的再把牠抽下來，依依不捨的再把牠放上去。這樣，讓老板疑惑起來了，以為我要偷那本書，站在旁邊，睜大了眼睛看着我。我還是不走，「喂，你買不買」？這幾乎是逐客令了，我才慢慢的走出來。

自己刻了一方石圖章，買回來的書，都端端正正的蓋上個鮮紅的印記。小小的白木書架子，有一格排列着我這些蓋了印記的書，書不多，這一格還有一大段空着。新添了一本書，蓋上印記，就裝進架子去，用手量着，還要幾「跨」（注）就能把這一格裝滿了。我喜歡買厚的書，因為這樣能很快的裝滿。書架子上加多了一寸厚的書，比較看了這些書中的動人的故事還要高興。

自己的書，將來總有機會看，買了來，大半就整整齊齊的放在架子上。還是鑽頭覓縫的向人家借書看。

我要向人家借書，可是不大願意人家借我的書。伏在書桌上寫字，偶而回頭一看，排列得整整齊齊的書給抽得七零八落，心裏就會這麼一酸，難過一陣子。書送回來，再不是原先的樣子，書角捲了，書面皺了，若是薄本子，放在書架上站不穩了，我不願我的書遭到這樣的命運。

我對於我這一格書，也像「愛的教育」裏的斯帶地一樣，隨時加以整理，調換排列的式樣，可是我沒有斯帶地請安利柯到家裏去參觀藏書的熱心，我沒有請過一個朋友來看我的書。

（注）大指和食指伸直，成一直線，比量長短，叫做「一跨」。

## 英雄氣概

沒有躲過，右眼角着了一下。他把頭一低，蹲身下去，要抱那個的腰，拚着背心吃幾拳，捧他一交。

忽然自己的身子給抱住了，打後面伸過來的一隻手臂很「棒」，圍得他兩條胳膊發麻。他像一隻正想去衝擺在面前的肉骨頭，却給人一把拉住了尾巴的狗，急得亂跳。

「血！」許多聲音在喊。右眼彷彿中了電，一抽一抽的，眼珠子像要打眼眶裏蹦出來。眼淚淌下來了，面頰上有一條熱澆澆的。他閉緊了眼睛，不能哭，得忍住。可是忍不住，熱澆澆的一直滾到下巴，搭，一滴掉在鞋幫上。那是擠出來的，他想。可是右眼再也睜不開，眼淚又落了一滴。不，不是眼淚，是紅的血，眼眼給戳破了，然而沒有淌眼淚。

「放了我，」他喊。

「不打了？」後面的那個問。

「放了我。」

「把胡炳奎拉出去。」

「我還站在這兒，沒有動半步，」他朝給三四個人拖着的胡炳奎。

「今天你不能……」胡炳奎說。

「給人扶出去，你忘記在臉上抹點血了！」

「要打過天再打，今天你不能打了，」胡炳奎說。

「要打過天再打，」許多人都這麼和着。

圍着他的那隻手臂一鬆，三步併作兩步他跑到課堂門口，跟逃出了獵人搜尋範圍的兔兒一樣，血落在地上，一滴，兩滴，三滴。

「還在流血呢！」「今天不打了！」「過一天再來！」有人一把拖住他。

「別管我，」他喊。



「你流了許多血。」

「我成了獨眼龍，你也得陪着我！」

傷口在眉心那兒，有人說四五分深，有人說不過寸把。眼睛腫了，可還看得見，蒙上左眼，前面一大片綠的嫩麥子，遠遠有一排樹，家就在頂高的那棵樹底下。呀！怎麼樹不見了，好像世界上只有「綠」，不對，只有「黑」。傷口那兒一抽，眼睛跟着一陣的痛，上眼皮跟下眼皮就像磁石跟鐵針一樣有了吸引作用，這個眼睛準得瞎，他哭了。

道歉？不成。要還他這麼一下，也用鋼筆尖兒。要他哭，要他叫，要他丟臉。眼睛也得瞎，跟我一樣，得瞎，人家笑話獨眼龍的時候，他也分一半兒。不會有人笑話我，我沒有啣半個痛字。他忍不住，會哭，會叫。打愈了，抓鋼筆尖兒戳人，就夠丟臉了。再打一架，明天，明天再打。

方才下了歷史課，胡庸呂煥平王耀章劉家驊圍着他說打架的事。——那一堂歷

史課真難捱呀，硬豎起昏昏沈沈的腦袋，仔仔細細的聽那些關於死人的話，重要的地方他還記筆記，不能脫了「譜」。

「怎麼了？」劉家驊問。

「哪有過了一點鐘，倒會壞些的？」

「那一下不輕，」胡庸說。

「烏溜溜的一個洞，」劉家驊說，「只差一點兒眼睛就完了。」

「完不了，我這個眼睛還得看他哭一次。」

「再打？」四個人齊聲問。

「還他一下不輕的。」

「冤家宜解不宜結，能不能算了？」呂煥平說。

「反正是解不了的結，拉緊些又何妨。」

「不也要戳——」胡庸說。

「也許沒有那麼湊巧，看吧。」

胡炳奎腦袋上馬上要添一個烏溜溜的洞，臉跟他一樣，半邊腫得高高的，成個怪相——大家這麼想，沒有做聲。

「校長不知道嗎？」王耀章問。

「誰去跟校長說？他？我？」

「要是知道了，胡炳奎得記大過一次，」王耀章說，「那回……」

「校長不會知道，我自己幹的事兒，自己了。」

「不能打了，讓別班看了笑話，」胡庸說。

「我們要他跟你道歉，」呂煥平說。

「要是你換成我……」

「一定要打？」

「我決不告訴校長，結冤家也要結得值得。」

瞞不住，讓媽知道了，眼睛不是賽跑時候跌壞的，是給人家一下打成了這個樣

子。

「媽，校長不管這些事兒。」

「不管？孩子在他學校裏打成了這個樣子，眼睛快瞎了！」

「真不管。」

「我問他去，要是出了人命，怎麼辦？」

「由我問去。」

「我去。看學校裏管不管打人的事兒。」

「這回子眼角上一點也不痛了。明兒也許就好了。」

他盡力睜開眼睛，打溼漉漉的睫毛後面看見媽的臉，模樣很不好看，彷彿那一

下正打着她右眼角似的。

「殺這麼深一個洞！」

「媽，你不用去學校了。」

「我要去，我要去告訴校長，不能讓學生在學校裏亂打人。」

葉

三

「還是要去？」

「要校長把打你的那個孩子找來罵一頓。一點兒家教也沒有，怎麼成！」

「可是我的眼睛好了。」

「不能白白的讓他打。」

「校長會記他過的。」

「要他記過，下回才不敢打人。」

「同學們要笑話我。」

「你白讓人家打了，同學們倒不笑話你？」

「媽，我還要跟他打一架。」

「你發瘋了！」

「你打了他？」校長問。

「打了，」胡炳奎說。

「爲什麼？」

沒有作聲。

「這很危險。離開眼睛只一點兒。」

沒有作聲。

「記你一次大過，警戒你一下。」

還是不作聲。

「道個歉再走，說，對不起你，我不該打你這一下。」

「對不起你，我不該打你這一下，」

「好，去吧。」

三  
葉  
眼睛腫得更高了，上眼皮跟下眼皮像擠在一起的兩個大水泡兒。半邊臉熱得燙手，出了校長室還是燙。他在眼睛周圍輕輕的摸，那淘涼的手能教眼睛舒服一會兒，可是只有一會兒。這個眼睛瞎定了，他想。這一下他沒有哭，也沒有想哭，瞎

就蹲了吧，不瞞更丟臉，才戳了個小洞眼兒，就告訴校長。

胡炳奎坐在他那靠門口兒的位子上，不做什麼，就這麼抬起了頭看。也準是在想方才校長室裏的情景。媽大聲大氣的跟校長說，「我的孩子向來不打人。」「那個孩子太不講埋了，是世兄弟呢。」我是跟校長說我也打了他，校長可沒有記我一次大過，他說「人家打你，你該告訴我，不要回手，」就混了過去。在校長室裏，媽一直捧住我半個燙熱的臉。

胡炳奎在笑了，他心裏在笑。他說「對不起你，我不該打你這一下」的時候，已經在笑了，他那眼神在笑，他的說話的聲音在笑，他那走出校長室的樣兒也在笑。現在笑得更利害了，他的臉一抽一抽的，似乎想忍住，別笑得喘不過氣來。

媽走了過後，胡庸呂煥平他們圍着問，「怎麼了？」那聲音裏沒有帶着笑，他們會知道是媽拖着我一直來告訴校長的，是媽的意思，不是我的意思，我說過還要打，我還笑過那些個打輸了，告訴校長的。

也許他們也在笑我，背着我笑，背着我大笑特笑。這本來該笑。他們不會想到

是我拖着媽來告訴校長嗎？他們是在笑，拿個眼睛去換一聲帶着笑的道歉，不值，「大過」更不值了，那是人家的。

前額痛，眼睛痛，整個腦袋痛成一片，不知道是哪個痛把哪個痛引起的，痛，就只是痛。像有東西在裏面跳，跟孫悟空在牛魔王肚子裏跳一個樣子，那是媽，校長，胡炳奎，還有胡庸呂煥平他們，還有所有今天遇見的人……

打，還是要打。還他一下不輕的。要他哭，要他叫，哪怕他哭裏叫裏還是帶着笑。

得教他們全都不笑。狠狠的打他一下，再去自首。

下午帶了彈弓去。打了，陪胡炳奎記一次大過。



## 叉魚

每年冬天，都江堰來一次「歲修」。先修外江，次修內江。陰歷正月間，內江上流頭大部分給攔住了，成都郊外的小溪溝全翻出了肚子晒太陽，白一搭黑一搭的，好像描上了花。大河溝裏，水淺了，又清，一眼可以瞧見河底；爛鞋子，爛布頭，長得像頭髮一樣的水草，捆着豬胎胞的草包，這些東西上面，一些青白色的小蝦在那兒爬着，就只差幾條看着要滴水魚，不然，河底的景致齊全了。雖說水淺，也還有看去綠油油的地方，這是河底凹下去的潭。嫩湯吃味兒價鮮的鱒魚，一身肉沒有多少骨頭的鮭魚，滑溜的黃蠟丁，透亮的大馬蝦，就藏在這些個潭裏等水漲。

才過了年，私塾、公學多半還沒有「行課」，要耍就得在這幾天裏耍個痛快。田裏深綠色的麥苗，自個兒不聲不響的長着，蠶豆跟油菜已經開了花，蜜蜂正在花

叢中鑽來鑽去；做莊稼的只消坐在屋裏等着收「小春」。這時候小孩兒大人全有空。太陽明朗的日子，誰高興說一聲「今天吃了「燒午」 $\square$  $\times$ 魚去」，包管十個有九個嚷起來，「我來一個」！

釣、網，趕着鷓鴣去捕捉，都不叫 $\square$  $\times$ 魚。把河溝裏的水弄乾叫做 $\square$  $\times$ ，弄乾了水捉魚才叫 $\square$  $\times$ 魚。這個字該怎麼寫，不是章太炎黃季剛哪裏知道！只好用注音符號標音。

成都平原的河溝就跟一棵大樹一樣，大枝分小枝，小枝又分細枝，在大河溝分叉的地方，用板子，泥巴，石頭把自己要 $\square$  $\times$ 的一條溝閘住，讓水盡往那一條流去。閘要挺高，挺結實，不行有一個滯水的小眼兒。否則這頭道防纔完了事，往下的隄隨你做的多麼好，給水一沖，也只有坍的分兒。有時候剛到一半兒，已經看見魚在渾水裏蹦蹦跳跳了，一下子閘倒了，水翻過板子了，眼看着馬上要到嘴的好下酒菜，給一道急流帶走，連影子也沒有了。費了老大的勁，大馬蝦也沒有到手一隻，這才有你氣的。

溝口闌住了，先別忙着下水，且讓水慢吞吞地往下淌，魚決不會跟着水跑走的。人在水裏亂踏一陣，魚兒得了緊急警報，這才急急忙忙的疏散完了。口又了一陣子，要口又的一條溝裏水更淺了。整條全口又，沒有這麼多氣力；並且，那些淺的地方，不是明明白白看得清沒有魚嗎？從中挑一段，潭多些的，兩頭兒用泥巴，石頭，築起一條「閘」一樣「隄」。要省些氣力的話，在兩條隄中間水淺的地方，花點工夫，再築幾條。這樣把一段溝分成了幾格，就可以動手口又了。

正月的天氣，太陽再明朗，也不過這樣一點兒熱氣，決不會把河溝裏的水曬暖。要口又魚可得脫了長衣服，將褲管捲在膝蓋上，下水去，水冷得激骨頭，雞皮疙瘩一陣又一陣。要吃魚，還有什麼說的。

有一架手搖水車，口又魚算不了一回事。把水車架在隄上，搖一陣子，水就少了，乾了。沒有水車，比較費事，得用桶子盆兒，一桶一盆的往外潑。時間花得多，又累人。做莊稼的很少有手搖水車。要口又堰口下的大潭，借也得借還麼一架，在溝裏口又，就多半用桶子這些東西。桶子在水面掠過，一道白亮的水射到隄

那邊去，發出清脆的一聲「拍」；這邊兒呢，水面起了兩條波紋，向兩邊擴散。兩三個人站在一並排「叉」，桶子激水的聲響，水落到水面上清脆的一聲「拍」，輪替而作，很有韻律。水動得這樣利害，只要沒有人在這一格裏來回的走，魚不敢冒着險上來溜躑；儘管放心大膽好了，魚不會像水一樣給潑到那邊去的。「叉」了一些時候，隄那邊的水面跟這邊高低相差得多了。潑水的時候，水不免落在隄上，打下來一些泥土，因而隄容易漏。隄一漏，這邊馬上會成原樣子，水漲得跟那邊一樣高。見着隄上有一小股水漏進來，就得找那個眼兒，用泥巴填補。水是從那邊進來的，在這邊填補那個眼兒，沒好久，原眼裏又漏水了。有經驗的就翻過隄去，在那邊填補，塞好了泥巴，使勁的踏上幾腳，小眼兒裏擠出一股黃黑的泥水，就再不會漏了。

水淹不住腿肚子了，「叉」水不再像先前容易。將桶邊緊貼溝底，使勁一昏，趕忙往隄那邊送去，也只有半桶泥水，好在這時候已經可以摸魚了，只消留一個人有一桶沒一桶的「叉」着，餘外的就拿着蝦耙，畚箕，向水底裏摸。蝦耙這東西，除了口子上用兩塊厚竹片，其餘全是細蔴條編成，平平的底，三邊向上彎拱，由一條

篾索維繫着。使用的時候，一手抓住那條篾索，另一手提緊後都做就的把手，向水底撈去；拿起來，泥水立刻漏掉了，有魚可無論如何漏不掉。

一格裏如果有鯽魚，再也跑不掉，不忙捉。先在溝邊那一個個的泥洞裏摸鯽魚。這並不個個都會。濕漉漉的泥洞，望不見裏面有什麼東西。挖開些泥巴伸隻手進去，不知道會摸着個啥名堂。水蛇也是藏在洞裏的。黃蠟丁張開它的鰓，身子一擺，會把伸進去的手刺幾個眼兒。小螃蟹毫無吃頭，偏偏長着一大對螯，一夾夾住，夠你受用。須要膽子大，不怕流血，才幹得成這玩藝兒。鯽魚一進水，溜得比蛇還快，別想再找着他。又跟泥鰍一樣會鑽土，向溝底爛泥裏一鑽，用蝦耙提起放下摸老半天，也找他不到。所以一個人伸手往洞裏去摸，另一個得托着蝦耙浸在洞口。摸着洞子裏不空，扁扁的頭，橫闊的嘴巴，那是一條鯽魚。要抓出來可不容易。鯽魚全身滑溜溜的，哪一頭都抓不穩，剛抓住，又滑脫了。把洞子挖大點，袖子捲到肩膀上，身子靠着溝邊，一條胳膊全伸進去掏，好一程子，才見拖泥帶水的一條鯽魚在蝦耙裏蹦蹦跳跳的。仁又堰口，就爲的捉鯽魚，堰口有裝滿鵝卵石的竹

籠，鞏固河岸用的；ㄇ得差不多的時候，這些竹籠露出來了，反正要重編的，就拆掉舊的。一塊一塊的翻開鵝卵石，運氣好，一窠老小三四條鮭魚乾巴巴的躺在那兒，提一個桶子，往桶裏檢就是了。

蝦耙在溝底裏撈，提起來，手上覺着一動一動的，這準是有魚遭殃了。才離開水，魚很不安定，亂躡亂跳，魚肚子在陽光中，亮得耀眼。若不馬上放進水桶，停一會兒，就只張着嘴躺在裏面喘氣。有時候水草泥巴把魚壓住，跳不起來，用手輕輕一撮，魚趁着機會就跳。很少有魚進了蝦耙又溜掉的，就為魚離了水會跳，一跳，眼睛雖沒瞧見，手可幫着瞧見了。撈魚不能性急，你想快一點撈完，再去ㄇ上邊的一段，就會有多少本該你吃的魚你吃不着。要勤快，要多撈幾下，也許這一手一條也沒有，下一手就來兩條肥的。撈得差不多了，連撈幾下也不見一條了，可是辛辛苦苦的ㄇ了水，如果還有魚，放過了豈不可惜！就在這一格裏亂踏一陣，一股濃黑的泥漿從溝底泛了起來。於是人站開一旁，讓泥漿慢慢的沈下去。魚在泥漿裏覺得不好受，浮到水面來看看人走了沒有。這當兒，眼快手快，一蝦耙下去，水

桶裏又有新的俘虜了。

第一格仁又起來吃力些，第二格可容易了。只消把隄挖個口子，蝦耙湊在口子上，讓第二格的水經過蝦耙流出來，魚跟着出來，就給蝦耙擋了觸。等到水停止了流動，第二格也差不多乾了。把才挖開的口子堵住，再仁又上幾把，又可以動手摸泥洞，捉着蝦耙撈魚了。

農人們不大歡迎人在他們自己的溝裏仁又魚。開要做結實，隄要築牢靠，溝底的泥巴不行，鬆鬆的，一冲就散了，得用溝邊上的，挖掘也近便。一些不懂規矩的，儘在溝邊上挖掘，沿溝栽的檀木都露出了根子。成都平原的灌溉全靠河溝，這樣挖掘，溝邊容易坍。爲防這一着，就不讓人在自己的溝裏仁又魚。見着有人仁又，不管他挖了溝邊沒有，把堰口的閘拆了就是。仁又魚的時常要派一個人，提着鋤頭，到堰口去瞧。閘漏了得補，水齊了板子得加上一塊板子，遇見溝主人來拆閘，就好言好語向說，仁又完了就走，決不挖他的溝邊。

仁又到了幾斤魚，大家圍在一起分，動手的全有分。大魚放大魚一邊，每人派

幾條。分不平均時，兩條小魚抵一條大的。小魚馬蝦也得分。各人拿個傢伙裝着，笑嘻嘻的散了。

魚煮好了，端了出來。大家圍着桌子坐下，教小孩兒去店子打回來的幾兩乾酒，倒在一個大青花土碗裏，輪流喝着。狠狠的在魚碗裏夾上一前子，怕半路掉筷。

閉上嘴，輕輕的扭幾下。骨頭給舌尖一送，就黏在嘴唇上。跟着端起酒碗，呷這麼一口，嘖嘖的辨着味兒。壁上掛着青油壺，一顆淡黃色的火燄在壺嘴上搖擺，照出每個人的笑臉。小孩兒捧着一大碗白米飯，嚷着，我要魚兒湯湯。媽，我要魚兒湯湯」。



## 成都農家的春天

從松潘到成都這一段岷江是棵沒人修剪的大樹，這兒分出一枝，那兒又出一枝。成都平原正好在樹梢上，又密又亂的枝極結成個網。緊貼着細枝小極，一座座院子坐落在那兒，是大樹的果實。

除了陰曆正二月間修理內江那三四十天，河溝裏至少有大半溝水輕快的流着。隨時可以引來灌田，取來喝。河溝邊放上一兩塊大卵石，農婦蹲在上邊，清洗衣服跟蔬菜。

修理內江了，河溝裏的水一天比一天淺，一天比一天靜，一天比一天清。

小河溝裏乾了水，只凹下去的地方還有褐色的泥漿，連晒上幾個太陽，泥漿也乾了，整條河溝乾巴巴的躺着。溝底起着皺，一楞一楞，魚鱗兒似的。有地方壅着一大塊泥土，上邊是成片的青草，怪有勁的。比岸邊上的還嫩，還肥。去年修平整

的溝底，給水沖了一年，積下不少泥沙，有地方岸邊給沖坍了，大塊的泥土滾在溝裏，縮緊了那兒的溝道。

都江堰開堰前十幾天，做莊稼的提了鋤頭去修理自己田旁邊院子旁邊的河溝。挖掉一年來堆積在溝底的泥沙，坍塌在溝裏的泥土，把溝道修得平平整整的。他們管這個叫「迎新水」，溝道修平整了，好讓新水走得順利而愉快。

河溝一邊傍着小路，灰白顏色，鷄公車的輪子在路面劃上一兩條曲裏拐彎的槽。太陽斜照着，槽作黑色，怪醒眼的。難走呀，這種路，窄一點點的就不會一腳板全踩在地上。打溝裏挖來的泥土，順便往小路上拋，用鋤頭輕輕爬平，至少也有個把月可得走平坦路。方便過路的，也方便自己。

小路另一邊的田裏，嫩綠的油菜一股勁的伸長着身子，已經有幾棵透出了米大的花苞。麥子也不弱，欣欣然的挺着長葉子，蠶豆葉顏色頂深，有點近乎黑。盤在蠶豆梗上的豌豆苗可綠得鮮。稍遠一些，就有兩排欖木樹立着（偶而夾一兩棵小葉子結圓果實的苦棟，或者幹枝粗大，皮子裂開的揚樹），夏天，這些欖木樹長滿

了闊大葉子，遮住了多少太陽。現在，粗枝上還只綴着星星兒的綠，要站近才看得見。遠遠望去，筆直一根樹幹挺出十來根枝極深褐色。

一溝水（岷江的大枝極）流過兩排樹中間。在這兒拐個小彎，在那兒曲幾曲，樹就順着溝道這麼一彎一曲的排列着。檜木樹做不來傢具造不來屋，雖說樹幹有松柏那門直，質地可太鬆。然而檜木賤，肯長，栽下去聽他自個兒大起來，甬花人工照料。冬月間，挑大的，砍他幾十棵賣了過年，留下一些，正月裏燒臘肉風鷄吃。

灌縣到成都短短一段路，水平面却相差得遠，水急忙忙的奔過，時常帶些泥粒一塊兒去旅行。流水帶走了泥粒，溝兩邊兒凹了進去。慢慢的，溝岸跟三峽裏看見的奇石一樣，大半截臨空懸着。會有一天，溝岸感到太累，一下子輾坍了，壩在溝裏，不再讓人在他身上走來走去。檜木賤，肯長，栽下一兩年，樹苗就成了粗樹幹。根和根毛全死命的往泥土裏鑽。樹子一多，年代一久，溝岸上任隨那塊土，一鋤頭下去總不容易挖起來，連連牽牽的根毛把泥土團得緊緊的。水急忙忙的流過，當然還是帶些泥粒去，可是溝兩邊兒不再這麼快的儘往裏凹了。

冬月間砍了的檜木樹的缺擋，得插樹秧填補。木樹秧有四五尺高，圍周大約跟廿分銀幣相當，一些葉芽貼在光幹兒上。二三月間有人挑着，大捆大捆的賣。河溝邊，細幹兒根旁圍着一圈濕泥的，就是今年才插的樹秧。

在兩行檜木的拐角兒上，竹子成叢，像個土墩模樣，竹子高頭又矗起些柏樹。靠着小河溝，這樣的竹叢，隔一段路就是一個。圍在竹子中間的是莊稼人的院子。多舒服，家家竹樹環繞。

這些院子疎疎落落的散在田野間，像一個大家庭的各房兄弟一樣，互相呼應，互相照顧。瞧！這邊三家，那邊五家，隱在檜木樹後面還有。

試看其中的一家。那家兩面是小溝，兩面靠水田。沿溝一排「百夾子」（一種竹子的名稱），當着院子的大門。百夾子擠得個緊，墨綠色的葉子底下有好些枯葉給夾住了掉不下來，竿子綠得發黑，才一個大人高的竹子有這個顏色，像三歲小孩生鬚子一樣老氣橫秋。一枝樹極伸在百夾子外面，不知長了葉，是個啥樣子。靠左邊百夾子留了個空擋，可以看作那家最外的一道門。空擋兩旁栽着樹，一棵是柏

樹，還有一棵也是柏樹，全有兩根百夾子高，更顯得這空擋像個門。兩塊木板，一頭搭進空擋，一頭搭在小路上，板上鋪一層泥土，好好一頂橋。那家另外的三面全栽慈竹。這種竹子越往上長越細，長到頂上像柳條一樣倒掛了下來，沒有枝葉，光溜溜的一根，像漁翁的釣竿，下面是把手的地方，上面是釣絲。

過了正月初五，不該光耍了，做莊稼的砍些百夾子跟慈竹，編製一年裏頭要用的掃把畚箕之類。往後去沒有空閒日子編製這些東西了。還有餘多的工夫，就劈好一紮一紮的篾條，預備編補竹籬。

就在修整小溝那些日子，做莊稼的把條凳放到河溝裏，坐在那兒編竹籬。條凳一頭放了好幾紮篾條。劈刀砍下來的竹枝，用篾條緊緊拴上百夾子。太陽不很熱，晒着可也夠暖和，穿單衫還得淌點兒汗水。那個用來點火吸煙的火籠子放得遠遠的，要是不吸煙，一邊兒編竹籬，一邊兒哼山歌：「梔子花，滿樹開。隔壁子大嫂過來採，手攀梔子極，腳踩梔子榦……」這些院子，哪邊栽慈竹就不用牆，進來就是屋子，得特別謹慎，竹籬外還加上長刺的「鐵犂耙」。

有些院子，在那高出竹子的柏樹上，豎着一個稻草編成的方塊兒。轟得高，又是黃的，在綠的背景裏，一眼就望着。這是一架永遠不停息的話匣子，成天用不出聲的話在說：「這兒有菜秧賣，這兒有菜秧賣」。

家裏人手多，又忒勤快，冬月間撒些海椒種子，正月間再下些茄子跟豆類瓜類的種子，正二月間先先後後長成了，賣出去也可以補貼零用。

頭回撒海椒種子的時候，正吹着西北風，得在特別暖和的場合才會發芽。用稻草編成個長方形的秧牀，兩尺多高，中間鋪一尺半光景高的牛糞，再加上七八寸篩過的細泥。牛糞隨時放出熱氣。白天晒了太陽，到晚上用草筥蓋着，秧牀總是暖烘烘的。海椒種子這才抽出了細芽，慢慢的長着，長着。

每天用細孔水壺洒幾次水，要洒均勻。哪一塊也不讓他吃水多了。見到不成樣的菜秧順手拔了。菜秧長到相當大，稻草編的方塊兒就豎了起來，等人家來五十、一百的買回去。正月末尾開始賣頭批菜秧，賣了再下種子，長大了又賣，一直賣到菜花黃成一大片的時候。

做莊稼的雖然靠着溪溝住，可不常吃魚。買一斤魚得花多少錢。河溝裏又老是大半溝水，沒有網別想捉住一條半條。用釣釣呢，做莊稼的哪有這麼多閒工夫？趁都江堰歲修那三四十天，捉些魚來，吃他個痛快。瞧，大河溝裏水多淺，怕才只齊腿肚子，流得多慢，用板子闌上，得過好半天才漲一板高。溝底那些綠油油的水潭，該藏着多少好魚。嘿！那頭游過一條，刷的一亮，大着呢。

小孩兒們愛上水才沒過腳背的那些地方去叉魚，只要眼快手快，甭花多大氣力。魚叉才筷子那麼粗，叉來的魚也足夠餵貓兒。他們可不嫌棄這個，抽空兒就三個五個拿着魚叉，提着小桶兒往溝裏去了，「這兒一條，快！快！看到沒有？」「跑了，跑了！」「這兒來了，快點兒！」「不要鬧，不要鬧，悄悄兒才行」。

大人不常幹叉魚這玩意兒。要捉魚，「 $\square \times$ 」，「照」。照魚得在新水來了過後，燦亮的火把照在水面上，魚兒成羣的游上來了。那時候蠶豆（當地人叫胡豆）給晒乾了，一棵棵焦炭似的排列在田裏，等待「剝胡豆的」到來。菜子也焦黃了，眼兒就要爆開箎殼，彈出裏面的小片子來。雖說照魚是晚上的事兒，白天田裏做累

了，也就不很樂意少睡小半夜覺去照魚。攔水灌田那時候也可以照魚，却又是白天更忙的時節。一年裏看不到幾回照魚。□×魚可就常見了。這一段河溝魚多，溝底有這些魚兒藏身的好地方，水又不太深，幾個伴兒能把他□×乾，就□×這一段吧。先順着河溝往上流走，找着這條河溝跟另外一條分叉的地點，用板子跟泥土做起一個閘，敦水儘往另外那條流去。在要□×的一條溝裏築上幾道土埂，把他截斷，一小段兒一格，一小段兒一格。打挺下面的一格□×起，木桶子，洗臉盆，能把水往外潑的全用上了。ㄉ×∠ㄨㄚ，ㄉ×∠ㄨㄚ，一條條白水射出去，打在格子以外的水面。水裏水面全盪漾着聲音。直到桶子臉盆潑不出水來了，提起蝦耙在格子裏捉魚。捉過一格，跟着□×第二格，第三格……

□×一次魚可以弄到兩三斤。同去□×的不是自己人，就攔住盛魚的桶子分，動了手的全有份兒。

進了新年，連着一兩個月不下雨。都江堰開的時候，天氣轉潮濕了，轉暖了。幾天雨一下，新水給引了來，大河溝裏水眼見着漲，漲上尺多高，就一股股的



淌蓮爲他修得平平整整的溪溝，做這一年間的開路者。

下一陣雨暖一點，下一陣雨暖一點。田裏成了整片兒的黃。大太陽底下儘望着，眼睛要發花，闔上眼皮，大片兒的黃還在眼前照耀，浮動。各個院子的竹叢，打大片兒的黃裏突起，綠葉子那麼厚，分不清哪些長在哪根竹竿上，整個兒是一堆綠。風吹過，綠竹輕輕搖擺發出撒撒的聲音，像蠶兒吃桑葉，像細雨打上草屋頂。住鄉間，這一點綠不希罕，可是夾在一片耀眼的黃裏，顯得特別可愛，有別地方的綠所沒有的好處。

幾家院子旁邊，高樹的新綠忽然翻出白色。梨花開了。密密的纏滿一樹，白得像蹩腳鵝蛋粉，沒有一點兒光彩。前些時光韃子挨着牆，現出可憐相的李樹，也精神起來，籠着一樹的白，細小的花朵一簇一簇的，堆得很厚，彷彿積雪。開了，桃花。開了，杏花。莊稼人園子裏，常栽些果樹，只是不多，三兩棵，稀疏的。綠的世界裏添上桃花杏花那淡淡的紅，越發加濃了春意。也開了櫻桃花。櫻桃花紅得比杏花更淡，嬌艷裏透着素雅。

大姑娘們高興，會採幾朵桃花來戴。此外沒有人採花朵了，要看花，對着樹子看就是，折下來供在屋子裏，是多事。能結果子的，留着結果子，別去動。不結果的，也隨他自開自謝。

「剝胡豆——剝胡豆——」天才濛濛亮，連做莊稼的也沒有全起身，田間一聲接一聲的吆喝着，遲緩而響亮。

女人小孩子聚了一大羣，幫大莊稼剝胡豆。哪一家需要人手，聽到吆喝，就把他們留住。一個拿一件盛豆子的傢伙，坐在田裏剝，一邊兒擺龍門陣，反正嚼空着。剝下多少豆子，計升取報酬。手脚快的也很能掙些錢貼補家用。家裏不種田或是種得少的，在這個時期，女人小孩全趕早出外，幫人家剝胡豆去。

「剝胡豆——剝胡豆——」吆喝着，吆喝着，菜子收了，種菜的地灌了水，待牛耕過做秧田。

「剝胡豆——剝胡豆——」吆喝着，吆喝着，麥子熟透了，重重的麥穗低了頭，麥桿弓起了背，要是刮一陣大風，就成片的倒地。

「剝胡豆——剝胡豆——」吆喝着，吆喝着，天氣轉進了初夏。晴天清早，成都平原西邊，露出一條帶子，潔白明亮，反耀着玫瑰色的光。那是雪山。太陽升了起來，玫瑰色的光收斂了，一會兒，整條帶子也隱沒在綿綿的白雲裏了。

## 拉路車的

街車走到離城三十里地不能再往前去。路車可以到隨便哪個縣城，哪個鄉鎮。可是有限制，也有限制。拉北路的车就只能在北城外的公路上跑，這就是說，他們也只准許在一定的範圍裏找飯吃。

街車上了路，要挨打；路車上了街，要挨打；拉北路車走了南路，要挨打；拉南路的走了北路，要挨打；爲了利益，大家都捲起了袖管兒。

爲了出遠門的不喜歡在半路上換車，爲了路中間小鄉場上不容易等着生意，近城門的街道兩旁都排滿了車。那裏是街車和路車的接替站，也是街車和路車都可以到達的「陰陽界」。在那裏，有些車夫慢慢聲慢氣，貪圖節省半分氣力似的告訴你，××街不去；有些車夫怪模怪樣，嫌你不明白事理似的回答你，不去×縣。但是放心，你不會去碰那些釘子，你不須要去碰。爲了爭一頓飯，爭一頓好一點的飯，不

停的有人在喊「去新都嗎？新都！新都！」「三合場！三合場！（歇一口氣）新都！新都！（歇一口氣）要不要廣漢？廣漢？」在那裏兜賣時間，氣力，和性命。

……於是提起車槓，拔脚就跑。拉上公路的，不用再擔心今天的「底子」；拉上街道的，可還得計算，「還少八十呢」，「只少五十了」，「剛夠底子呢」。拉上公路的，早飯，午飯，乃至於晚飯，歇店，一切花消都有了着落；拉上街道的，跑着喘着氣，可不知道今天是跟平日一樣，還是偏偏碰着霉運氣，到頭來夠不了本兒。拉上公路的，準定有四五百塊藏在貼身的衣袋裏過夜；拉上街道的，帶了米回去，有賸的，明兒早上也許只夠吃兩個鍋塊。拉上公路的，明天待在××街上，有心沒心的跟坐客要價讓價；拉上街道的，放下車上的主顧，就得東張西望，等候第二個第三個第四個，等候他們手裏遞過來二十三十四十，等候第一頓第二頓末一頓。

十幾二十歲的小夥子跑公路去了，留下些三十四十的；有長力的跑公路去了，留下些只能走短程的；丟得下家的跑公路去了，留下些家裏沒一點別的收入，非得拉一天吃一天的。

拉路車當真好？「好啥？還不是吃光用光！」他們擺擺腦袋朝你說。「一天要拉千兒八百呢。」「擡到好幾天一個生意都不做。」「不能把錢積些起來？」「哪裏能？」「病了呢？」「還不是這裏兩百，那裏五十，到處借，等好了一個一個掙來還。」「那做什麼要拉路車？不跟街車一個架式？」「先生，生意難，各人各做，」多半朝你這麼說。遇着小夥子，活靈的，喜歡多說兩句。「路車要自在些個，找到一個長路生意，啥都不要管了，只消用氣力拉快些，巴望買主多給兩個茶錢。（隔一陣子）頭天要是拉得好，第二天做不做生意隨我。路車要自在些個，就是這點。」就是這點，就是這點，當他們身邊放着六七百塊，翹起「二郎腿」坐在自己車上，冷眼看幾天沒上路的同行廉價出賣氣力那時候，該多稱心，該多輕快。「嘿，個龜子，這幾錢拉××！」往地上吐口痰，又這邊那邊有意無意的看着。他們高興，他們高興，這整整一天裏，他們有不屑賺的錢，不屑過的日子。打個譬方說，要找吃的，要找喝的，要過日子，這些個念頭合成一副重重的的担子，一天定要挑多少路。拉路車的挑起來，走了老老大大一段才放下，坐坐，伸伸腿，解開

衣扣兒透透風。等汗水乾了，全身氣力都回來了，看看天色，「還早，今天怎麼樣也給他趕攏。」於是他們得到了生活的奢侈品——悠閒，雖然只有丁丁大那麼一點兒。拉街車的可挑一陣，歇一陣，歇一陣，挑一陣。等他們歇着的時候，跑去跟他們說句笑話兒，「你們倒好，又歇氣了。」他們馬上皺起眉頭，「還有那麼多路要趕，曉得攏得了不！」

拉路車的跟拉街車的一樣，用來掙飯吃的車大一半（百分之九十以上）打車行裏租來。一掛車值萬多兩萬塊錢，要押，誰個出得起？不押，誰個信得過車拖了去準來還，準繳租？保人，要保人，要保人讓車行放心，把車租出去。車夫請一個在那個地方住家，比自個兒錢多地位高的人做保。車行信得過這些個「錢」跟「地位」，也就信得過車夫的入格，於是車夫有資格出錢租一輛自己一輩子也置備不起的車了。車租論天數，也論車的好壞，每掛每天大概是一百五到兩百光景。在車夫一天的開支當中，這個數目是可觀的。這個數目湊成的車行每天收入總數也是可觀的。

要得到勞動的工具，車夫們出了車租。要得到勞動的力量，車夫們還得出飯錢。飯錢比車租要的更多，飯錢比車租要的更緊。所以大家說，「人家辛辛苦苦的跑來跑去，就是爲的找碗飯吃。」所以跟主顧講價的時候，車夫說，「先生，不貴，吃個帽頂子就要多少錢。」所以低價拉了個生意，坐車的總聽到抱怨說，「沒辦法，要吃飯！」

城門近段兒和大鄉鎮上，有專做旅客跟車夫生意的店鋪，據說那種店鋪很有些北邊兒騾馬大店的味道。店裏有茶，有酒，有飯，有歇場，打清早到清早，整整一天裏，你要什麼有什麼。房子寬大，進深。前半段兒賣吃的喝的，後半段兒一間一間打零出租，多少錢一個晚上。前後兩個半段的中間有一大塊空地，不攔桌子，不擺床鋪，拉車的把主顧直拉到那兒歇下。生意好的日子，白天晚晌，那兒一掛挨一掛排滿了車，檢閱似的。

車夫們在鋪面前頭幾排桌子吃飯。五六個，七八個坐成一桌，可是各人吃各人的飯，各人付各人的賬。有時兩三個熟識的打夥兒，要份蒸菜或炒菜擺在桌子上。



旁的人就是紅着眼滴水也不叫吃一筷。飯用大土碗裝，盛得緊緊的，鼓鼓的，在碗上堆起個饅頭。乘客們在裏邊兒吃，好點的店鋪還有分間的雅座，專接待肯花大錢吃大魚大肉的。這些人的飯就鬆鬆的，平平的，裝在細磁碗裏。對於這一點，車夫們都很滿意。「賺錢要在你們先生身上賺。我們的錢不好賺，他們也不敢賺。那一家飯裝少了，我們不到他那兒去打尖兒歇腳，就教他沒有生意做。」

車夫們吃得不壞，都知道身體要保養。「拉車，傷元氣，不能吃得太壞了。拉到個遠路生意，就要個暈菜填填力。錢是愈有愈想要，愈多愈捨不得用。我們賣力的天天有吃就對上天了，當真想積錢聚財做大糧戶？」

店鋪裏還有幾間專租給車夫們歇的房子。暗些，破舊些，一間裏放兩三架雙人床也顯得擠些。乘客們歇的房子，論床鋪多少，房間大小，陳設好壞算錢。車夫們歇的可只憑被蓋算，一條被蓋，一個晚上算多少，旁的一個錢不要。白天，床鋪上一條被蓋也見不到，要晚晌店鋪關了門，自己到櫃上去領。大半都領一條，在櫃上寫個名子，抱起就去睡。第二天一早，店鋪依着名子取被蓋，收租錢。歇在一個房

間裏的，跟在同一張桌子上吃飯的一樣，只是同個房間而已，有時候一房間五六個人誰也不認識誰。

有爹娘家小的，外邊歇了幾天，就想法弄個回頭生意，給家裏拿錢去，帶東西回去。碰到不湊巧，好幾天拉不到回頭生意，家裏人就要在路上大聲喊着問熟人，「看見我們××沒有？」「沒有。」「在××不？」「多半在。那裏車多，一時怕不得回來。」「什麼？」「那裏車多……」這些人走不遠，只能在短短一段路上來回跑。單身的跑的就寬了，出去個多兩個月，才回家鄉走一趟。還有今年插秧時候出去，到明年收麥子才回來的。

公路上來往的汽車少，拉車的還沒有覺得汽車會搶了他們的生意。上海拉人力車的打過電車，吳松江撐白木船的打過汽船，這類事情這裏不會有，這裏公路上難得有輛汽車，而且這裏的旅客想要節省的是氣力，不是時間。他們都會躺在車上，隨車夫慢慢兒慢慢兒拉着走，這就是一種享受。要有急事呢？要趕快些呢？喊個「快車」，那飛跑的速度就滿足了這裏的旅客了。

誰都知道，長路不宜飛跑。可是有些車夫專在長路上拉快車賺錢。他們跟「烏人」「人蠅」一樣跟性命開玩笑，因為這種玩笑能賺更多的錢。人家一遍得一百塊，他們得一百五，人家一天打一個來回，他們一天跑三個單遍。他們得的錢比人家多，於是他們瞧不起拖着車一步一步走的。別人也眼紅他們有那麼些錢賺。只是拉「快車」的不見特別多起來，也許拉那個要很好的體力才成。也有些人說，「快車傷人得很，拉不到幾年就要丟性命。我們又不圖什麼安逸，將就得過算了，何犯去拚命？」

拉路車是將就得過算了。不愛賭錢，老誠的把日子打發過去，也還能給家裏添些東西。不過拉車到底容易死。拉快車，快些，不貪圖那個大錢，慢些。人一代死，家裏的日子就不容易過了，幾年間添的東西都拿來賣了。直到第二代長大，拉得上車了，家道才又能轉好些。可是多半等不到第三代長大，第二代又死了。一代一代下去，像水浪似的起伏，起伏。不過這只是些小浪花，自己起伏着，在別人永遠不覺得什麼。